airiti

社會科學前沿課題論壇

經濟學一門怪異的學科：一位旁觀者的批評與參與者的反省*

Economics—A Weird Discipline A Bystander's Criticism and a Participant's Reflection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　林忠正**
Chung-Cheng Lin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 謝謝財政系博士生張晶晶對演講錄音內容所做的初步文字稿整理，以及林曉珮研究助理非常有效率的多面向的協助。

** 聯絡方式：(02)27822791#507；115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cclin@econ.sinica.edu.tw。

airiti

經濟學一門怪異的學科：一位旁觀者的批評與參與者的反省

林忠正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系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教授

我想說，現代主流的個體理論與建構在其上的龐大理論，眞是罄竹難書的怪異現象，指向一個很有可能的問題癥結，就是：現代預算限制下極大化總效用的分析架構是一個非常不理想的分析架構，嚴謹地說，是一種錯誤的分析架構。它的癥結應該是它的第一個假設就出了問題，以至於後來的經濟學家怎麼努力想建構出一套合理的經濟理論都無能爲力。

答案，很清楚。我們需要一套從第一個假設開始，就不一樣的新經濟理論。

壹、學習經濟學的五個成長階段

多年來透過學習與研究經濟學心路歷程所累積的心得，讓我體驗到一位經濟學人研讀經濟學的學習歷程可能會歷經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學習經濟學教科書中的基本概念。第二階段，懂得如何運用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第三階段，徹底體會到現代經濟學怪怪的，眞是一門怪異的學科。第四階段，開始探索與深思現代經濟學家眞正在做什麼？現代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到底是什麼？經濟學家所抱持的科學方法與科學哲學（研究科學方法的一門學問）的態度究竟爲何？第五階段，拋棄現有怪異的經濟學分析典範，嘗試爲自己或許也爲經濟學建立一套新的分析架構來取代它。

在五個成長階段中對應著不同的研讀經濟學的目的。第一階段的目的，讀懂經濟學教科書中的基本內容，具備當代主流的經濟學概念。第二階段的目

airiti

的，懂得如何運用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能夠以習得的經濟學分析工具解釋與預測世事。第三階段的目的，發覺經濟學怪怪的之後，嘗試不要被經濟學家所欺騙，而不是被徹底欺騙了，卻還覺得自己經濟學學得很好而洋洋得意。第四階段的目的，了解經濟學家到底在做什麼，深入探究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了解與看透經濟學家到底是怎樣思維的一群人。第五階段的目的，滿懷夢想且勇敢地著手開始去建立一套不會令人覺得怪怪的新經濟理論。

在這五個成長歷程中，一位經濟學人分別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在第一階段裡，努力去讀懂經濟學教科書中的基本概念，扮演著一位熱忱追求知識而求知若渴的學習者角色。在這最初階段，你開始展開探索多采多姿但充滿陷阱的經濟學神祕仙境之旅程。

在第二階段裡，懂得如何運用經濟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去爬梳與分析世事，如果你是一位經濟系所的學生則扮演著一位應用者或跟隨者的角色；如果你已經是一位經濟學的教師則扮演著一位傳教士的角色。這階段你是一位信仰堅實的跟隨者或忠實無疑的傳教士，身旁也充斥著跟你英雄所見略同的充滿學術熱情的夥伴。

在第三階段裡，慢慢或突然深刻體認到經濟學怪怪的，感到它好像很不實在，到處充滿不切實際的假設，雖然偶爾會讀到一些很有科學性與說服力的論述，但大部分經濟學著作讀來很像占星術，好像只是一種騙人的把戲，這時候你開始扮演著一位懷疑者與質疑者的異議分子的角色。此時，你會慢慢覺得有一些不受同行中有成就的人歡迎而有些孤單與落寞的體悟。

在第四階段裡，開始很好奇與認眞研究經濟學家到底在做什麼？他們爲什麼會以這麼奇怪的方式看世界，你會開始對研究方法產生興趣，你開始去了解正常的科學怎樣看世界，它們跟經濟學看世界的方法有什麼根本的差異性，這時候你扮演著一位科學哲學家與科學社會學家的角色。你看世界的方法會跳出經濟學的框框，你的視野變得寬廣且思維變得深刻，你的知識會變得淵博，你會發現自己在非經濟學的社群大受歡迎，但在經濟學的主流社群中變得不太受歡迎，即使你不是一位不合群的人也會變成群體中的異類，**你好像已經不屬於這一群人了！**

在第五階段裡，你如果你野心夠大或責任心夠強，透過對舊理論的深切反

airiti

省，與藉由廣泛接觸其他科學學科的思維方式，可能獲得異於一般經濟學家所擁有的養分與能量，你可能開始嘗試去建立一套符合現實觀察的新分析架構，以取代怪異的現代主流的分析典範，以作爲自己與志同道合的人看世界的方法，這時候你將扮演一位背叛者與革命家的角色。此時，你的瘋狂革命行動非但不會很快被廣泛的承認，而且還會常常一不小心就會接受到周遭人士瞳孔中無法掩藏的同情或不屑的眼神，你常常會懷疑自己是不是眞如同情人士瞳孔中的眞相——眞可憐！一個正常人怎麼會發瘋了。你也常會接到充滿敵意但外行裝內行的不知所云的學術審查評論，好像自己已變成經濟理論界的全民公敵了。在這階段裡，你會感到周遭變得冷颼颼的，人際關係急凍，好像住進了南極大陸或到了北極冰原中而被凍僵與冰封了。

並不是每位經濟學家都會經歷這五個成長階段，能經歷到第三個階段的經濟學家或許已經很少見。通常，在經過長期的學院洗禮或洗腦後，很多學習經濟學的人，大概都只會停留在第二個成長階段中，接受現有的經濟學典範，雖然有時候會覺得怪怪的且有點不安。但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心安理得且心甘情願地，扮演著一位忠實的跟隨者與眞誠的傳教士的角色。通常對經濟學特殊的思維方式，一開始接觸時就充滿疑惑而無法接受的人，很早就會放棄學習以經濟學的方法來看世界的途徑。他們不會先成爲一位忠誠的傳教士，而後再轉變成一位懷疑者與背叛者，甚至最後反轉成一位革命家，而經歷這樣多重複雜而豐富的角色變換的心路與成長歷程。

我很想跟你分享，我在這五個階段的成長經驗，但這不是一場演講的時間與一篇文章的篇幅所能達成的任務。我們必須有所取捨，今天只談談〈**經濟學一門怪異的學科：一位旁觀者的批評與參與者的反省**〉，在這個層面上，我的一小部分的觀察與體驗。

簡單地說，多年來我深入接觸經濟學這門學科的體悟，使我深刻地體認到經濟學有很多很奇怪的地方，而我想透過今天的演講跟大家分享經濟學到底怪在哪裡？爲何怪？我會以一些新聞報導及小故事，以講故事的方式，呈現經濟學一些奇特且怪異的地方。我也會在文字稿的部分，由我所撰寫的一些已發表或還未發表的文章中，摘錄出一些相關的內容，以更清楚地呈現我的一些觀

airiti

點。[1]

當然，經濟學的要義充滿爭議的地方實在很多，不是一場演講，或是一本厚厚的大書所能細數的。但透過對一些或少數怪異現象的反省，不只能提醒我們了解現代經濟學的侷限性或扭曲性所在，或許也可以激發我們以更有開創性的想法，思考如何開始去建構一套不會令人老是覺得怪怪的而不斷搖頭的「自閉症經濟學」（autistic economics），而是只會讓人不斷點頭贊同的不怪異的經得起考驗的新經濟理論。

貳、「經濟學沒讀通」或「經濟理論根本就不通」

我們經常聽到很多人批評經濟學家或政府的財經官員「經濟學沒讀通」，所以沒有能力提出能振衰起弊、利國利民的優質經濟政策。尤其是在國家社會正處於經濟狀態持續走下坡的大趨勢之中，這種言論更是屢見不鮮。

例如，陳文茜曾經在〈文茜的異想世界〉的電台節目中（2012年6月4日），談論到台灣當時油電雙漲後經濟政策混亂的情況，她批評政府領導人不懂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因而建議政府領導人應到台大經濟系修經濟學ABC的基本課程。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系暨財務金融所林軒竹副教授，也曾在報紙中投書批評政府的經濟幕僚，不只經濟政策訂定不當，並且還反過來諷刺批評他們做出不當經濟政策的人是不懂經濟學。林軒竹副教授因此呼籲政府的經濟幕僚，在教訓人民不懂經濟學的同時，是否也該捫心自問自己又了解多少經濟學的眞義？

恰巧的是，就在這個場合，就在這一系列的演講中，我出席聽取一場有關經濟學的學術演講，會中當討論到當時政府「油電雙漲」政策所造成的風波時，一位經濟學背景的大學行政主管認爲，那是一項離譜的政策，並當衆生氣地公開批評政府的經濟幕僚「經濟學沒讀通」。

這種「批評別人經濟學沒讀通」的思維方式，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 Friedman）。他於1985年應美國德州聖安東

---

1 我因此也必須強調的，後續的一些相關的文字內容並沒有因此文的特殊需要，而進行改寫。截稿的時限與體力精神的不堪負荷，是此不完美的呈現方式的關鍵原因。

airiti

尼奧的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之邀，講述其〈我成爲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講詞的結語：「……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眞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2]

這些例子的共同看法都是將錯誤的經濟決策歸因於「經濟學沒有讀通」，這背後隱含的意義是「經濟學是對的，大部分經濟學理論是正確的」。如果一個在經濟學界找到工作的人，接受媒體的訪問或平常時，常常會出現一句口頭禪：「經濟理論這樣說……」、「經濟理論那樣說……」，那你就可以知道他就是採取「經濟學是對的」的思維方式。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對於經濟學家沒有能力提出富國利民的有效經濟政策原因的看法都相當一致。事實上，有些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樣，他們認爲問題的重點並不在於「不懂經濟學或經濟學沒讀通」，而是很多重要的經濟學基本理論根本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他們因此認爲「懂不懂經濟學」或「經濟學有沒有讀通」一點都不重要，因爲「經濟理論根本就不通」或「經濟理論存在著根本的缺陷」。或許，更應要互相提醒的是「相信不通的經濟學是更可怕的事」，因此把現代不通的經濟學讀得愈通、學術上愈是功成名就的經濟學家的言論更應謹慎面對。

當然，現在認爲經濟學有問題的人，其實很多。有一天陳鳳馨的廣播節目邀請沈雲聰談論希臘歐債危機的問題，陳鳳馨說：「有個經濟學家告訴我，當希臘退出歐元區時，希臘的問題就解決了……」。那時，沈雲聰回答：「經濟學原理一開頭就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三個經濟學家有四個意見……經濟學家講的話聽聽就好了！」[3]

倫敦商學院的約翰．凱（John Kay），也曾挖苦經濟學家說：「經濟觀測學家或多或少都會在同一時間說些同樣的事，而且其一致程度相當驚人，然而他們的言論幾乎都是錯誤的。」

---

2 吳惠林（2000）教授在《飛越黑板的經濟學》書中的序言，就曾以相當推崇的語氣提到這一場演講的內容。

3 其實，我們很清楚到現在希臘還未退出歐元區，或許，眞的，經濟學家的經濟預測聽聽就好了。

airiti

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Herbert Simon（1997）在〈扶手椅經濟學的失敗〉一文中，說道：「是的，我把它（主流經濟學）扔了。我認爲，（經濟學）教科書是一項醜聞。我認爲將青少年易受影響的頭腦暴露於這種學術練習，就好像在談論一些眞實世界的事物一樣，是一項醜聞。」

《揭開經濟學的假面具：裸身的社會科學國王》（*Debunking Economics: The Naked Emper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的作者Steve Keen（2001），甚至嘲諷道：「我會說主流經濟學的成熟度，只達到牛頓之前的物理學水平罷了，搞不好還是在伽利略之前呢！」

這些例子呈現一項完全相反的共通看法，它們認爲「很多經濟理論可能根本就不通」或「很多經濟理論存在著根本的缺陷」。你還可以在經濟學的相關文獻中，找到很多更加嚴厲的批評。[4]

在我參加台大畢業二十週年的經濟學系同學會時，A同學（經濟學教授）說：「讀了二十幾年的經濟學，慢慢發覺經濟學怪怪的，可能因爲大學生時候『笨』才會大學畢業繼續讀經濟學！」隨後，他的一位很親近的B同學（某家公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回應說：「我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不好意思告訴你！怕傷害了你純潔的心靈與單純的自尊。」

事實上那位A同學就是我自己，我曾經是一位對經濟學非常熱忱的參與者，非常認眞地讀了不少經濟學理論，也很深刻地了解其背後的運作方式，我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經濟學理論的應用者或參與者，也一向是現代經濟學理論一位忠實的宣教士。直到約十年前，我深刻地體驗到經濟學怪怪的。在幸運地愧爲一位拿到終身聘的中研院研究員後，我決心與我的智識上的最愛「經濟學」保持距離。在大約十年前，我開始盡量避免再寫經濟學的論文，盡量避免再讀同樣的主流的經濟學的書與論文，轉而廣泛地閱讀其他各式各樣的學科與文學的作品，慢慢讓自己換一個腦袋，慢慢讓自己學習以一些自己原來不熟悉的不同方式來看世事。藉此，我就從一位經濟理論的參與者漸漸地徹底轉變成一位經濟學的旁觀者。

十多年來，不爲同儕之間的論文在知名期刊發表的比賽競爭與比較壓力而

---

4 請參考林忠正，「您不懂或沒讀通經濟學？」，《民報》。

airiti

去寫作論文，也不爲一些棄之可惜的誘餌去發表論文。純粹以探尋道理的角度，反覆思考和反省培育與形塑自己的思想與看世界的經濟理論。並且不進入學術權力與資源的分配的行政體系中，不讓權力與資源的誘惑遮擋了自己的眼力與純眞心靈，也不讓權力與資源的誘惑使自己上癮。這樣你就比較能清清楚楚且客觀地看懂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本質，也透徹看穿經濟學學術社群的權力與資源分配的運作方式，你就能從一位滿腔熱血的經濟理論參與者徹底轉變成一位冷靜的經濟學旁觀者。

你就能以一位曾經深入其境的客觀的旁觀者的身分，跳脫「當局者迷」的障礙，以旁觀者清的眼力，徹徹底底地看穿經濟學家眞正在做什麼，清清楚楚看透經濟學家所謂的研究是在玩什麼把戲。這樣徹底把人看穿了，有時候眞的不太好受，但或許唯有如此，才能大澈大悟。

參、旁觀者的故事

我很喜歡的一本書叫《旁觀者——管理大師杜拉克回憶錄》（*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作者就是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 1996），譯者爲廖月娟，編者爲南方朔，出版社是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日期爲1996年11月01日。

書中提及旁觀者在一齣戲裡毫無地位與戲份可言，好像是一位隱形人。他們雖也在舞臺上，卻毫無戲份，甚至也稱不上是一位觀衆。一齣戲和其中的演員命運究竟如何，有時會仰賴觀衆的反應，然而旁觀者的反應只能留給自己，對他人沒有任何作用。但藏身在舞台側面觀看的一位旁觀者，有如坐鎭在劇院中的一位消防隊員，能從不同的立場，觀察到觀衆或演員看不到的地方或角度，能見人所不能見。畢竟，他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觀看，並且反覆思考他所觀察到現象的意義——他的思索，不是像鏡子般的反射，而是一種三稜鏡似的折射。[5]

旁觀者有機會看透被觀察者的內心眞正的思維方式，能徹底領悟到連被觀察者自己也不瞭解的自己的思維運作方式。

---

5 這部分講稿不是我的創作，而主要是取自廖月娟的譯文，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可好好讀讀的好書。

airiti

彼得杜拉克很早就發現他自己是一位天生的旁觀者。

彼得杜拉克提到就在他14歲生日的前一個禮拜，他驚覺自己已成爲一位旁觀者。那天是1923年的11月11日——再過8天就是他的生日。在彼得杜拉克童年時期，11月11日是奧地利的「共和日」（Republic Day）。「共和日」是爲了紀念1918年王朝結束，共和國誕生的大日子。

對大部分的奧地利人來說，這一天是莊嚴肅穆的日子——就在這一日，隨著戰爭的終結，歷經幾個世紀的帝國歷史從此灰飛煙滅。「共和日」對一般民衆來說代表輝煌勝利、普天同慶的日子。午時以前，街上一片死寂，過了中午，旗幟飄揚，人們開始聚集，唱著革命時代的老歌，遊行慶祝。

維也納「共和日」遊行是民衆自發性遊行，每年第一支隊伍是由不同行政區子弟輪流擔任。1923年11月11日遊行的第一支隊伍，剛好輪到彼得杜拉克居住的區域。對他們來說，這可是無比光榮的事，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一支年輕學生的隊伍。其中，有一位最近才加入、最年輕的「同志」，將威風凜凜地舉著大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向世人宣告：「我們是追求社會主義自由平等的學生。」——這個人，就是彼得杜拉克。

照習慣來說，彼得杜拉克還沒有參加遊行的資格，因爲中學生得年滿14歲才能參加政治活動。彼得杜拉克還差8天才到達法定可參加遊行年齡，因此，當那令人敬畏的青年軍幹部來找他，要他舉旗帶領遊行隊伍前進時，他欣喜若狂。

就在前一晚上，下著傾盆大雨，彼得杜拉克很擔心次日天候不佳，只得坐著電車遊行。這樣被拖著走，何來榮耀之有？

在遊行這一天，平日都是由傭人叫醒的彼得杜拉克，生平第一次使用鬧鈴。凌晨4點半，鬧鈴鈴聲一響，彼得杜拉克即刻衝到窗前往外看。幸運地，雨已經停了，星星的光芒已破雲而出。

遊行隊伍集合後出發遊行，大家高歌前行，驕傲地展開那一面大紅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頭的人，就是彼得杜拉克。一群群年輕學生和工人群衆也加入他們的行列，大家都跟在彼得杜拉克身後，12個一列齊步走。單獨走在衆人前頭，後面逐漸聚集了如浪潮般人群，彼得杜拉克想，這或許是他生命中最快樂的一天了。

airiti

他們一行浩浩蕩蕩，往前邁進。突然間，正前方地上出現一窪狹長形的積水，該是昨夜大雨留下來的，看來還不淺。

彼得杜拉克一向很喜歡積水，一腳踩到積水中，那種撲通、撲通的聲音眞讓他感到心滿意足。通常，彼得杜拉克還會故意走到有積水處，踩水而過。但那一天彼得杜拉克不是自己想走到這灘積水，是衆人驅使他走到這兒來的。他盡最大的力量想繞過去，然而身後那整齊的步伐聲，源源而來的人潮和齊一的動作，好像對他施了魔法。彼得杜拉克只好抬頭挺胸大步踩過那窪積水！

到了那窪積水的另一頭，彼得杜拉克突然間，不發一語地，轉身把手中的旗幟交給背後一位高高壯壯的醫學院學生。隨即，脫離隊伍，往回家的方向走去。長路漫漫，他大概走了兩、三個小時，路上盡是一群群的社會主義者，12個一列抬頭挺胸、撐著紅旗，越過他身邊。此時此刻，彼得杜拉克覺得格外孤寂，渴望加入他們。同時卻有一種飄飄然的快樂，以及無法形諸於言的得意。

到家之後，彼得杜拉克生平第一遭自己用鑰匙開門進去。父母本來預計他傍晚才會回到家，看到他這麼早回家，有點憂心地問道：「你不舒服嗎？」

「我從來沒這麼高興過。」彼得杜拉克老實回答，**「我終於發現我不屬於那一群人了。」**

就在那蕭瑟的11月天，彼得杜拉克發現自己是一位旁觀者。他這種性格是天生如此，而非後天刻意培養出來的。

事實上，他發現在他8歲時參加朋友家的耶誕派對時，就已經有跡可尋了。

那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年秋天奧地利爆發第一宗有關「發國難財」的醜聞，連著好多星期報紙新聞頭條都在討論此事。主角是高級飯店老闆克倫茲（Kranz），因黑市交易被逮捕、起訴。戰爭時候的配給制度，讓每個人在規定裡所應該分配到的肉根本買不到，即使可以買到，也因品質太差而不能吃。但在克倫茲餐廳裡卻有上等的好貨，都是從黑市買來的，他卻因此變成家喻戶曉的大壞蛋。事實上他並沒有跟顧客多要一分錢，供應的分量也正如配額所規定，也依法向顧客收取糧票，而法律也只規範了肉品的公定價格而已，只是想不到有人願意花更高的價格來購買。但法官指控他是有計畫地哄抬價格而判定有罪。媒體和群衆都一致鼓掌附和法院的裁決。

airiti

那年的耶誕節，杜拉克參加爲上流社會家庭兒童舉辦的派對，他們都只是8、9歲的小孩，卻已開始交頭接耳地談論這樁「克倫茲案」。這不足爲奇，因爲當時人們一天到晚談論的，就是這類的戰爭新聞。在另一間房間的父母也對此事議論紛紛。

有一個小孩要杜拉克解釋一下這個案子的來龍去脈，杜拉克居然慷慨激昂地爲克倫茲辯護。他出乎人意料之外地主張，應該要讚美這位「人民公敵」。杜拉克認爲：「此人令人敬佩，他提供顧客期待的東西，遵守自己的諾言，讓顧客每一分錢都花得值得，何罪之有？」在他發言完後，所有的小孩頓時鴉雀無聲，氣氛尷尬。其他的小孩都爲他這番話羞紅了臉，派對的氣氛一下子僵住了。

在杜拉克慷慨昂揚地述說時，在另一間房間的大人面帶微笑地也走進來聽了。後來舉辦這場聚會的伯伯，他剛由戰場上平安回來，把杜拉克拉到一旁說：

> 你這樣的觀點很有意思，我從來都沒聽過有人這麼說。至少我們在另一間大廳吃飯時，沒有一個大人提出這種意見。不過，彼得，你不要覺得伯伯在批評你。你對克倫茲的看法或許沒有錯，但只有你一人這麼想。「如果要做個特立獨行的人，一定要有技巧，而且要很小心。伯伯建議你注意自己的行爲，多爲自己想想，驚世駭俗是不可取的喔！」

在杜拉克回憶錄中也有提到一則關於亞特蘭提斯的神奇故事。他說，從前、從前有座大城市叫亞特蘭提斯，因爲驕傲、自大和貪婪而沒入海中。有個水手在船觸礁後，發現自己身在其中。他發現在這座沉沒之城中，還住了許多居民，每到星期天，鐘聲響起，大家都到奢華的教堂做禮拜，爲的就是希望一星期其他六天都可以把上帝拋在腦後、互相欺詐。那個從陽世來的水手，親眼看到這一幕，頓時瞠目結舌，他知道自己要小心不被發現。要不然，永遠見不到陸地與陽光，也不能再享受愛情與生命了。

airiti

肆、科學的精神

宴會主人對杜拉克的告誡，以及亞特蘭提斯的神奇故事的啓示，提醒我自己。當深切體會到自己變成一位經濟學的旁觀者時，即使清楚地發覺經濟學眞的是怪怪的，還是要隱藏自己的獨特觀察心得比較好，還是不要公開討論與評論自己獨特的驚世駭俗的觀察心得比較安全。

但胡適曾提過「不是偏見不是學問」。能有見人所不能見的特殊見解，或許是一種有學問的象徵。

我很喜歡的一位物理學家——費曼（Richard P. Feynman）（2005）所寫的一本書《你管別人怎麼想：科學奇才費曼博士》（*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Further Adventures of a Curious Character*）中曾提過（王碧、尹萍／譯，天下文化），一段令人感動的論述：

> 科學本身是無所謂是非善惡的。
>
> 自古以來，人類不斷探索生命的意義。人知道要是能找到行動的方向和意義，就能發揮人類巨大的潛能。許多人嘗試解答有關生命意義的問題，但眾說紛紜，想法不同的人往往彼此痛惡，認爲對方把人類的偉大潛能誤導往一條死胡同去。事實上，正是因爲人類長期以來基於錯誤的信念，而嚴重扭曲行進路線，哲學家才得以了解人的無限潛能。我們的夢想是找到一條康莊大道。
>
> 那麼，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們能解開生存之謎嗎？
>
> 把所有的知識加起來，包括古人所知以及今人的新知在內，我想我們得坦承我們不知道這問題的答案。
>
> 但承認這點也許就找到了康莊大道。
>
> 這想法不新鮮，理性時代就有，是創造民主的先賢所遵奉的信念。他們認爲沒有人知道該如何治理國家，因此想到應該設計一種體制，讓大家發揮創意，嘗試新方法，行不通就打消，再試別的。這是一種試誤系統，18世紀末，科學界已證實此法可行，早在那時，留心社會發展的人已經看出容許嘗試就能帶來機會，要向未知的領域探索，必須有懷疑的自由、討

airiti

> 論的餘地。而要想解決一個未曾解決過的問題，就得開啓通往未知的門。
>
> 我們還處於人類史的黎明階段，自然有滿手的問題待解決。但前頭有幾萬年的未來；我們的責任是盡力去做，去學習，改善做事方法，傳承下去。我們有責任不把包袱留給子孫。在莽撞幼稚的文明早期，我們有可能鑄造嚴重的錯誤，長期妨礙文明的成長；我們現在還如此年輕無知，若以爲擁有答案，就可能鑄下大錯。如果我們禁止討論、禁止批評，宣稱：「各位，這就是答案，人類得救了！」那麼人類將禁錮於我們目前有限的想像力，長期受到權威的壓制。這種事情過去已經發生多次了。
>
> 身爲科學家，我們深知自承無知才能有重大進展，有思考的自由才能結出豐碩的果實，我們有責任告訴大家這種自由的價值，教導世人不要怕別人質疑，反而應樂見別人提出疑問，多加切磋討論，同時，我們還要把爭取這份自由視爲對未來世世代代的責任。

費曼所寫的一些話：「要向未知的領域探索，必須有懷疑的自由、討論的餘地。而要想解決一個未曾解決過的問題，就得開啓通往未知的門。……我們有責任不把包袱留給子孫。在莽撞幼稚的文明早期，我們有可能鑄造嚴重的錯誤，長期妨礙文明的成長；我們現在還如此年輕無知，若以爲擁有答案，就可能鑄下大錯。……身爲科學家，我們深知自承無知才能有重大進展，有思考的自由才能結出豐碩的果實，我們有責任告訴大家這種自由的價值，教導世人不要怕別人質疑，反而應樂見別人提出疑問，多加切磋討論，同時，我們還要把爭取這份自由視爲對未來世世代代的責任。」

這些話深深地打動我的心，因此不論講眞話有時會帶來一些困擾，我還是得勇敢地提出經濟學怪異的地方，但在此之前我必須做二項聲明。首先，經濟學包含的範圍相當廣泛，並不是所有的經濟學論述都有問題；其次，我們的論述主要是針對經濟學的概念與其方法論的怪異的現象，而非針對某些採取這種分析法式的人來談論的。

airiti

伍、一些經濟系學生的故事

接下來我要談談幾個經濟系學生的小故事。

首先是在2011年10月發生在政大的故事，我在政大財政系上課，一般我都很早到校，有時候，一早來就在操場上散步，有一次剛好遇到一位選修我所教授的課程的學生，正在操場邊做棒球的訓練活動。他一看到我，特別跑來跟我說他再上我一至二次課就要休學去當兵了。主要是因爲大多經濟學課程很數學化，假設與論述很不切實際，對未來沒有幫助。

2000年6月法國經濟系的學生發表了一個宣言，反對目前經濟學教學的方式，他們想要逃離經濟學虛擬想像的虛幻世界，他們認爲經濟學家使用數學不知節制，研究方式是爲做數學而用數學，並且經濟學的單一化的主流的理論思維方式導致其他想法與學派被排斥。因此，法國學生建議與呼籲經濟學教授必須及時覺醒否則爲時以晚，修習經濟學的學生將會愈來愈少。

隨後，法國一些經濟學教授發表一封公開信，回應與支持經濟系學生的呼籲。後來法國教育部成立委員會針對這些問題從事調查與研究，並表示認同地提出一些改革建議。

不久之後，在2001年6月劍橋博士生也發表聲明，呼應法國學生的宣言，主張對目前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應該展開公開辯論。其後，多國的學生與學者在Kansas聚會討論，發表Kansas宣言呼籲經濟學界進行改革。

後來，支持學生立論的老師與學生，創立網路期刊《後自閉症經濟學》（*Post-Autistic Economics*）繼續相關討論與論述。

近幾年來，在台灣比較受到關注的一場經濟系學生運動，是發生於哈佛大學經濟系的知名經濟學教授Mankiw的修課學生的抗議活動。在2000年學期開始在Mankiw所教授的經濟學第一堂教授中，上課幾分鐘後，有部分學生以集體走出教室的方式，抗議Mankiw經濟學的教授內容與方式。他們認爲Mankiw經濟學這門課程是必修課，不得拒修，但Mankiw的教課方法與內容卻是製造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助力。他們認爲受過經濟學教育洗腦的學生，會在潛移默化之中學會了或被灌輸了，可以爲了自己利益而犧牲別人利益的做法。他們認爲哈佛大學經濟學課（主流經濟學），教壞了未來社會的菁英分子，應該對

airiti

2008年的次貸危機負很大的責任。

雖然，目前還沒有傳出正式的台灣經濟系學生對經濟學的抗議故事，好像不僅學生沒有，就連老師或許也不曾想過此等問題，就只是循序漸進地依照主流經濟理論依照教科書來照本宣科地教授而已。但是，實際狀況，可能不是如表面上，一樣平靜無波。

我的一些學生就曾告訴我，他們自己切身對現代經濟理論不滿的感受。我有位學生就曾在讀過〈法國學生的故事〉的作業中，感慨地提到他個人的親身經驗：

> 記得大一時，上經濟學原理時，心裡面常常會浮現疑問，爲什麼模型要這樣假設？而爲什麼要有這些條件限制？有些假設，明明就違背了人性；而有些條件限制，明明就不會達成。於是，有次下課我去問老師這些問題。原本以爲老師會給我的疑惑一些解答，但那次我得到的答案是：「不這樣假設和限制，模型的答案會解不出來！」而且老師那時臉上帶著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之後，我開始不再思考假設和條件限制合不合理，反正我只要能解出答案就好，答案解出來考試成績自然也就高了。
>
> 過了幾年我讀研究所，當上了個體經濟學的助教。有次上完實習課，有位學生來問我問題，他的問題跟我大一時的疑惑是一樣的。我臉帶微笑跟他說：「不這樣假設和限制，模型的答案會解不出來，而老師這樣教你，考試時照著寫就不會錯了。」雖然那位學生聽完我的回答，也面帶微笑地走出教室，但我知道那些疑惑還是存在他心中。這學期上了行爲經濟學的課，回想起來才發現我已不知不覺被洗腦了，而且洗的程度還蠻高的。原來那時的我與那位學生，會有這樣的疑惑，其實是合理的，經濟學有些地方眞的不太對，眞的怪怪的。
>
> 法國學生的故事（June, 2000）他們道出了經濟學界很嚴重的毛病，也就是「運用數理模型，不知節制」。……但很多經濟學家，還是埋首在其想像的世界，不斷地持續其孤芳自賞的行爲。
>
> ……
>
> 研究人性應重新回歸到經濟學的主軸，而不是繁雜的數理模型，數學

airiti

只是一種工具，不應太著重。一個好的數理模型，其形式不一定要複雜，但最重要的是每一項假設都要合乎人性，如果依此原則來做研究，那研究出來的結果便不會不切實際。

日後我在寫論文或做研究時，會以人性爲主軸，多元化的思考，數學爲輔，去探討經濟的現象與答案。

對經濟學的學生運動，有興趣的聽衆與讀者，可以查閱關於「自閉症經濟學」的相關討論。我寫了一些相關的介紹性文章，只是因爲我現在忙於建構一套新理論的工作，所以大部分文章沒有正式完成，也沒有正式發表。[6]

陸、經濟學有時是有用的

當然，其實，經濟學有些方面也沒有那麼糟，不是全面性的那麼糟糕，某些方面它還是能提供我們正確地解析世事。

我舉兩個我個人熟悉的題材，來簡單加以說明。

我學生的時候補習過，我大略知道補習是怎麼一回事。成爲一位經濟學者，我嘗試運用我的經濟學素養，去呈現我對補習現象的體驗與看法。[7]

我們可以將「補習」視爲一項勞務，由「補習勞務」不斷被市場化與專業化的經濟學角度，來詮釋補習風氣爲何日趨興盛且爲何興盛後不易回頭的現象。學生爲了在升學競爭中爭取好成績而成爲「補習勞務」的需求者，補習班業者爲了獲取利潤成爲「補習勞務」的供給者，補習勞務因此被市場化而在補習市場中進行買賣。由於愈多學生補習，補習班業者就愈能因爲邊做邊學、規模經濟、吸引優秀教學與經營人才、取得優良軟硬體設備、以及同業之間的競爭壓力等因素而不斷加深專業化的程度，也就是補習市場化後會促進補習班的專業化。愈專業化的補習班應付升學競爭的能力愈優於一般的學生、家長與學

---

6 對於經濟學生運動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林忠正，「法國經濟學的學生運動」，《民報》、林忠正，「與學生站在同一陣線的法國經濟學教授的聲援」，《民報》與Fullbrook（2003）。

7 對於專業化與市場化的補習勞務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林忠正（2012a）。

airiti

校老師，即補習班的專業化優勢愈高愈會加深學生對已市場化的補習勞務的需求。簡而言之，補習市場化會促進補習班的專業化，具有專業化優勢的補習班會進一步促進補習市場的擴大。在補習勞務市場化與專業化互相增強彼此滋養的情況下，補習風氣就可能會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當補習班的專業化很強後，學生若不補習就會居於很不利的競爭地位，補習風氣因此會演變成一種穩定且不易回頭的社會風氣。

這就是爲什麼，補習（升學補習）是台灣學生升學道路上很難避免的經歷，爲什麼不論升學考試的錄取率是30%或90%、甚至更高，都不能消弭甚至無法緩和補習風氣的可能的重要原因。

多年前政府「油電價格一次漲足」的事件，刺激我寫下一個數學經濟模型，該模型主要的精神在說明政府不宜敲鑼打鼓地宣導因成本上升應該提高價格的觀念。[8]

我們可以這樣想，某一種類商品的市場平均價格可簡單理解成是衆多個別商家所訂定的售價的平均值。當廠商的生產成本因原物料價格上漲而增加時，此時若大多數廠商藉著成本上升的機會而調高商品售價，則此類商品市場平均價格會因而顯著上漲；反之，若只有少數廠商藉由成本上升的理由而調高商品售價，則此類市場平均價格幾乎不會上漲而會維持不變。接著，我將說明上述的兩種情況：「市場平均價格顯著上漲」與「市場價格幾乎維持不變」，都是可能的市場均衡狀況。也就是說，廠商的生產成本上升，在自由競爭市場中價格並不是非漲不可，事實上，市場競爭的力量有一股使市場價格傾向於維持不變的趨勢。

當生產成本因原物料價格的上漲而增加時，究竟會有多少家廠商會調高價格呢？基本的生活常識告訴我們，一家廠商在面對要不要調高售價的決策時，一項重要的考量因素是競爭對手會不會調高他們自己的售價，或許，更好的說法是有多少競爭對手會調高他們商品的售價。

當你預期或估計大多數廠商都不會調高價格時，一般商家的決策會是：跟著大家走，即不要調高價格。因爲寧可忍受成本上升售價不動的小損失，也

8 關於「油電價格一次漲足」的數學模型請參考林忠正（2012b）文章。

airiti

不要因漲價刺激顧客轉向售價維持不變的競爭對手購買而因小失大得不償失。所以，很少商家調高售價，連帶使得市場平均價格幾乎維持不變的狀況，是自由競爭的市場可能達到的一種均衡。相反地，當你預期或估計大多數廠商都會調高價格時，一般商家的決策會是：跟著大家走，即調高價格。此時漲價不需擔心因顧客轉而向競爭對手購買而因小失大得不償失的情況，因爲大家都漲價了，消費者要找便宜也沒地方找。所以，很多商家大多都漲價，連帶使得市場平均價格明顯上漲的狀況，也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所可能達到的一種均衡。

換句話說，一家廠商要不要調高（調整）售價，不只要考慮成本的上漲，還要考慮其他廠商是否會調高價格。若其他很多廠商都調高價格，則這一家特殊或代表性廠商調高價格時，不用擔心因售價高於競爭對手，而使得顧客轉而向競爭對手購買所造成的需求的減少，只需要擔心因商品價格提高，造成消費者因與不同商品（替代商品）的相對價格的提高而減少需求量。反之，若其他很多廠商都不調高價格，則這一家特殊或代表性廠商調高價格時，不只需要擔心因商品價格提高，造成消費者因與不同商品（替代商品）的相對價格的提高而減少需求量，還需要擔心因售價高於競爭對手，而使得顧客轉而向競爭對手購買所造成的需求的減少。因此，多少競爭對手會調高價格是這一家特殊或代表性廠商在決定要不要調高價格時的重要考慮因素。很多廠商調高售價，使市場價格明顯上漲是一種可能的均衡；很多廠商不調高售價，使市場價格幾乎維持不變也是一種可能的均衡。

這兩種均衡所對應的市場平均價格高低明顯不同，社會福利的分配效果的意義不同：一種均衡有利於廠商，另一種均衡有利於一般消費大衆。廠商當然希望高價格的均衡，因爲可以獲得較高的利潤。但是，如果自己勇敢地率先調高價格，不只要害怕客人因價格上漲而減少購買量，更令人擔心的是怕客人轉向沒有漲價的競爭對手而永遠流失顧客。因此，如果大家能開個會聯合起來一致地漲價，就沒有後顧之憂；然而，這樣的聯合行爲是違反公平交易法的違法行爲。如果，此時有人可以公開或暗示來協調一起調高售價，將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協調者是又不會有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爲的壓力與顧忌者，如政府當局，那眞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當前，馬政府敲鑼打鼓地宣導因成本上升所以應該「油電雙漲」的政策，正扮演著自由競爭市場中「吹響漲價號角」的

airiti

協調與領導的角色，這讓廠商同時取得漲價的合理性並同時免除互相猜忌的協調問題，這眞是商家聯合一致漲價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這種「要不要漲價須考慮對手的行爲」的概念，只是一般民衆就有的常識，有一天我曾在收音機中聽到經營麵攤的生意人也有類似的看法，我們實在很難理解爲何政府的經濟幕僚會不懂。

其實如果可以善用經濟學的一些基本觀念，還是可以對世界很多的議題提供很好的看法。其實，我的意思也是說，經濟學有蠻奇怪的地方，並非所有的理論都糟糕到不能用。而是，主流經濟學的做法有很多奇怪的地方，以下就要談這些奇異的特點，在演講場的各位聽衆或本文的讀者，或許，可以想出比我更豐富的例子。

值得注意地，以下的一些內容的一些文字敘述，因爲時間的緣故，是摘錄或複製自我所撰寫的另一些文章的相關內容，也有少部分是取自其他值得推崇的作者的論述。

柒、經濟學的一些怪異之處

一、一項理論或模型依賴太多的不切實際的假設

就如Richard B. Mckenzie and Gordon Tullock（1978）在《經濟學的新世界：人類經驗的探索》（*The New World of Economics: Explorations into the Human Experience*）書中，所指出的：「經濟學的發展已經超過了兩個世紀了，在這兩百多年間，幾乎所有能以簡易理解方式，來解決的重要且有趣的問題的部分，都已經被探索過了。經濟研究的剩餘領域，不外是難以理解、難以進行、以及研究進展相當緩慢的部分。結果造成必須應用愈來愈複雜且精密的方法，來分析愈來愈細微的問題。現在只能尋找一些新鮮的應用範疇，或應用愈來愈複雜且精密的方法來分析愈來愈細微的問題，才能擠出愈來愈少的一點點新意。」

這也難怪，現代很多經濟模型常必須在現存的已經相當複雜的已發表的理論模型中，再堆疊上一些更複雜或更精緻的假設，而設計出更複雜的模型，以

airiti

勉強擠出一點點微小的新意。特別是有一些論文作者寫論文的習慣性目標只是要獲得一些現存文章不同的數學推導結論，這是很奇怪的論文寫作動機。

一個典型的經濟模型如何由簡而繁的演化範例，是由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簡寫爲GE）演化到動態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簡寫爲DGE），再演化到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al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簡寫爲DSGE）的歷程。

在這範例裡，隨著模型的不斷演化，所需添加的假設，也愈來愈多；所要求的計算技術與複雜度，也愈來愈艱深。

一個典型的DGE（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或DSGE（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仔細想一想，或算一算，這類論文的模型設計加上模擬分析與其他部分分析，所採用的假設是不是會超過100個呢？

典型的這類型論文的基本模型常會包含如下的假設：有衆多同質的個人（行爲模式一模一樣雖然可以假設長相是不同的個人），每一個人都長生不老（可以活無窮多期），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獨立國家中（通常是討論封閉經濟體系），知道自己的偏好或效用函數長什麼樣，對所有商品與勞務的消費可以想成對單一商品的消費，可以用一個單一價格來表示這一組合商品或消費的價格，每一期消費效用之間不會互相交互影響（可分離相加的效用函數），每一期的效用函數長得一模一樣，且效用是可衡量的（人對幸福的感覺像對如公分的長度的感覺一樣），效用（對幸福的感覺）可以相加相減之後還可以再比較大小（基數效用），知道自己的時間偏好大小，人對眼前看得比以後重要（時間偏好率小於1），時間偏好隨時間的變化維持固定的變化率，會做複雜的偏好排序工作，連無窮多期的消費組合的偏好都排列得出來，對所有可能的選項現在與未來的相對價格瞭若指掌，代表性個人的計算能力超強，甚至計算能力似乎比電腦的計算能力還強……

並且，知道自己的終身所得如何，現有財富、未來薪資、利息收入與支出都了然於胸，有能力做無窮多期的一次性決策，隨時把一生的最適決策帶著到處亂逛，決策不需要任何成本一瞬間就完成，而且計算能力超強絕不會計算錯誤，會以微分的技巧求取一階與二階條件的方式進行決策（一般人可能對此聞所未聞，開玩笑地說，如果一個人不會微積分不知道他還能不能做決策），不

airiti

用學習天生就會一般經濟學家不太熟悉的微分方程式……

且在這個經濟體中，商品通常只有一種或二種，生產要素通常也只分成二種，工資只有一種，利率只有一種，價格只有一種，價格、工資、以及利率都是沒有人決定的而能神奇地祕密地被決定的（消費者及生產者都是價格接受者的完全競爭市場模型），所有的價格、工資、以及利率現在與未來數值大小都能一手掌握，……

廠商只在意錢的多寡其它層面完全不在意，經營者的心力投入都不會影響廠商的效用，廠商很努力賺錢卻又不能多賺一塊錢（超額利潤爲零），商品市場、勞動市場、金融市場都總是處於均衡狀態，廠商完全知道生產技術，生產技術還很湊巧剛好可以符合很特殊的函數形式，廠商始終有能力在生產可能疆界上從事毫不浪費的生產活動，生產出的產品都賣得掉不會有任何存貨，所有員工的薪資都一樣，營運資金通常在做生意的決策中毫無角色……

人只在意機會成本不在意會計成本，只在意無異曲線的切線斜率等於相對價格，人對花用在不同選項上的每一塊錢的看法都是一樣的……市場一定會達到均衡，市場要達到均衡時交易才會進行……

我不適合再說下去或寫下去，否則我們可能無法或要很久之後才能進行下一單元的討論。

想一想，這樣的世界是不是很像童話故事所描述的虛幻世界！其實，應該說，是比童話故事還童話故事的故事，比童話故事中的虛幻世界還虛幻的世界。這樣的理論，哪能稱得上科學的理論？

然而，現代很多經濟學家崇尚這種極度虛幻的模型，這類經濟模型的目的似乎是在找水晶球。

但是，據說，這些模型導出來的結論，可以以眞實的資料來加以檢驗。所以即使假設不切實際，這樣不實在的不眞實模型據說還是很有解釋能力的有用的模型。

嚴肅地想一想，用童話世界來刻劃現實世界，來解釋眞實現象，我們不禁懷疑這麼多假設的模型，到底能驗證什麼？

在這麼多的假設之下，所獲得的分析結果，如果資料檢驗的結果宣稱是對的，那到底是哪些假設是對的；如果資料檢驗的結果宣稱是錯的，那到底是哪

airiti

一些假設是錯的；你眞的不知道這樣的模型在做什麼？或許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眞正在做什麼？

費曼（2005）在《你管別人怎麼想：科學奇才費曼博士》書中，提過一個有趣的例子，在普林斯頓有一位學者發表一篇很怪異的報告，宣稱控制大腦中「時間感」的反應的祕密，是一種與鐵質有關的化學反應。

他怎麼知道？理由與立論證據何在？

原來，這位論文寫手的妻子得了一種慢性熱病，體溫有時高有時低。論文作者不知哪來的靈感想到來測試太太的時間感。他要太太不看鐘錶，由他自己計秒，看看她在不同的體溫之下數到60時究竟是多久。這位可憐的被實驗者便從早到晚從1數到60。結果發現體溫升高時她數得快，體溫退下時她數得慢。因此他推測，腦中控制「時間感」的東西，一定是在她發燒時活動快些。

這位非常「富於科學精神」的論文寫手知道，化學反應會隨周遭溫度的變化而不同，而且每種化學物質的反應強度自有其規則可循。他藉由統計估算妻子計數速度的改變，歸納溫度與速度的相關係數！然後尋找符合這係數的化學反應。他發現鐵最符合這項相關係數。從而獲得「人的時間感是由體內一種與鐵有關的化學反應所主宰」的結論。

費曼說，這一切看來太荒謬。這一長串推理與實驗過程中有太多可能出錯的地方。這種必須依賴這麼多可能出錯的假設與實驗過程是非常不可信的論述。

彼德杜拉克（1996）在《旁觀者——管理大師杜拉克回憶錄》書中，回憶了一個關於美國國防部的顧問委員會的眞實故事。這個委員會權力非常大，有權利爲美國國防部的採購政策建立或規範行動方針。有一次委員開會，有一位助理部長提了一個新的計畫案。但會中有一位委員質疑該計畫案的可行性，乃因爲該計畫中存在太多的假設與前提。這位委員之所以反對這個計畫，就是因爲其中太過複雜、太多假設，一大堆「假使」、「但是」，以及「當……的時候」（哎，可惜助理部長不了解這一點，因此造成了國防採購史上一次代價昂貴的錯誤，也就是洛克希德Lockheed巨無霸空中運輸機固定價格採購案。）

在一個經濟模型中做了非常多的不切實際的假設，實在看不出來這樣的理論到底要說什麼？模型的檢驗與模擬工作到底要檢驗與模擬什麼假設或論述，

airiti

這些論文寫手如果花一點時間讀讀科學哲學與方法論，他們可能會以更謹慎與猶豫的態度面對這樣的模型。

但是，實情是，這類模型現在正大行其道，是一種正流行的時尚，你說這類型的經濟理論奇怪不奇怪？

我親自請教過專門研究與寫作這類論文的人，他相不相信這種理論所做出來的東西，有人跟我說：「我也不相信啊！」接著，無奈地補上一句話，「我必須求生存，因爲我就是被訓練這些技巧，只好先做這些了！」

這其實是很有反省力的回答，有些人的回答，則令人無法理解。

二、公然宣稱假設可以不切實際

經濟學最獨特最奇異的一項論述，可能就是公然承認與鼓吹假設是可以不切實際。這項論述主張「即使錯誤的前提假設仍可推得正確的結論，所以模型的好壞不在假設切不切實際，而在解釋能力的好壞」。不知道這種論述與占星術的主張差異性有多大。

這項論述最有名的辯護理由是1953年Milton Friedman（米爾頓．傅利曼）提出來的。Milton Friedman（1953）在他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著名文章中，力圖美化這個缺陷。他認爲，一個理論的優劣不能以假設的眞實性來做判斷，而應以其所做出預測的有效性來加以判斷。Friedman主張即使人們實際上無法做經濟模型所要求的計算工作，但我們只要想像成他們的行爲「宛如」他們能做這樣的計算工作就好。他以一位老練的撞球選手作比喻，這位選手並不懂物理學或是幾何學，但是每次推桿時就能宛如他能運用這類知識，以進行複雜的力學計算。基本上，傅利曼的立場是，只要理論能夠做很好的預測，假設是否錯誤是無關緊要的。

這不只是Friedman主張的方法論，也是典型經濟學與經濟學家所採取的方法論。爲什麼？原因簡單而直接，因爲很多經濟理論都建立在不切實際的假設之下，不做這樣的主張或不支持這樣的方法論主張，那不就如我認識的一位人士所說的：「那我就不用做了！」他是指，就沒有論文可以發表的意思。

幾番思索，我個人認爲Friedman的實證經濟學的概念，是一種心虛論。是一種沒有能力防衛前線（爲假設做辯護），只好守護最後一道防線（以預測能

airiti

力做辯護）的心虛論的證據。純以模型的預測能力爲模型的正確性做辯護，等於是由戰場的前線撤退，只能防守最後一道「馬奇諾」防線的作爲，其實，這種論述，反而彰顯、坐實了、並承認了新古典分析典範是如Herbert Simon所強調的「建立在不切實際假設的理論」（Theories Built on Unrealistic Assumptions）的不需爭辯的鐵的事實。

回顧經濟文獻，我們也可以發現不少對Friedman不切實際主義（unrealism）的嚴厲批判。只是，我不適合在這裡長篇大論。

Friedman的方法論的一個缺陷是，新古典理論並沒有做出正確預測的顯著記錄。最近，Richard H. Thaler（2009）在《贏家的詛咒》一書中，指出「根據這個論調……強調理論在實際上的預測。我發現，撇開假設不管，理論的預測品質是很差的。」更早之前，Herbert Simon也認爲，當用於經濟學時，Friedman的這種說法面對一個難堪的困擾。在一個被最佳宣稱是成功的領域，供給和需求均衡，卻從來沒有與其他可能做出同樣的預測或更好預測的理論互相比較。即使在強大的現代化的計算資源的支援下，在預測任何經濟時間序列的問題時，它一直表現明顯的弱勢。即使我們給予「領先變量」一些信譽，這些基礎幾乎是完全來自實證的而不是新古典理論。因此，不能給予新古典理論的預測能力高度評價。

Milton Friedman論調的另一個缺陷是，他說不切實際性的理論假設是可以被接受的，或者甚至是一件好事。事實上，任何嚴肅的理論都依賴嚴謹的邏輯推理，任何理論所得出的推論或預測的可信度高低，假設的眞實性其實扮演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一個理論可以藉由證明由這些公理（假設）所衍生的任一推論或預測（直接衍生的理論）是錯誤的被證明是錯誤的（被證僞）。同樣地，一個理論也可以藉由證明它的公理（假設）是錯誤的而被證明是錯誤的（被證僞）。Herbert Simon指出：「沒有我所熟悉的任何邏輯體系，或在任何科學哲學的學派，支持Friedman的不切實際主義原則。」

可能導致Milton Friedman犯下他的錯誤的原因，是混淆了不切實際主義（unrealism）和逼近性（approximation）。這是事實，我們希望我們的理論盡可能的簡約（parsimonious），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願意犧牲一點精確度來換取明顯的簡約化的好處。但作爲一個新古典經濟學家會（或應該）說：這

airiti

都是一個簡約化的邊際收益和不準確性的邊際損失的問題。

Milton Friedman舉伽利略（Galileo）在談落體法則（the law of falling bodies）時忽略空氣阻力爲例。不幸的是，Herbert Simon認爲，那是對歷史的一個錯誤解讀。伽利略確實以簡化的形式來敘述落體法則，但他和他的跟隨者，在測試它時，對其限制條件非常小心注意。例如，牛頓（Newton），當以不同重量的鐘擺來測試該法則時，被嵌入重量的軟木球具有相同的大小，使對應的實驗所面對的空氣阻力是相同的。

爲了使此事更顯生動。當在接近眞空的環境中研究落體現象時，空氣阻力是可以忽略不計；但在設計降落傘時，則不可以忽略不計。而且，並有近似理論支持不切實際主義原則的案例，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理論的前提是錯誤的並不重要的論述。不切實際主義不是美德（長處），它也可能是致命的，除非仔細關注被認爲是必須的近似的優點。

行爲經濟學者如Colin Camerer（1999）在〈Behavioral Economics: Reunifying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一文中，對經濟學家似乎無意創造「簡化的眞實模型」、習慣沉溺於「簡化的虛擬模型」，而以Friedman的方法論爲擋箭牌的做法，相當不以爲然。所以Friedman高舉的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被不斷地諷刺地稱爲「F扭曲」（“F twist”）。

Colin Camerer（1999）認爲，在20世紀40年代，經濟學家以一種特殊的扭曲方式（稱爲「F扭曲」，標示它的鼓吹者Milton Friedman）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由於採用明顯錯誤假設的理論可以做出令人驚訝的準確預測，假設個別的行爲者是高度理性的和任性的，能準確地判斷機率，且最大化自己的財富的經濟理論可能是有用的（might prove useful），即使心理學證明這些假設有系統性的錯誤。F扭曲允許經濟學家忽視心理學。許多理論家也認爲，放寬理性假設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分析的難以駕馭（不可駕馭）。但最近行爲經濟學理論的飛躍進展顯示這猜測是錯誤的。

這種「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的觀點，被拿來支撐不切實際的經濟理論的辯護理由，是一種非常不科學的占星術的心態。你說這種經濟學奇怪不奇怪？

其實經濟理論高度仰賴推理，因此前提假設的正確性是相當重要的，錯誤

airiti

的前提容易推出錯誤的結果。好的前提其實是很重要的，牛頓的重力定律後來協助發現光不是無窮快的事實。

根據牛頓定理可以解釋很多行星的運行軌跡，但是後來有科學家發現木星運動的軌跡怪怪的，觀測到的時間與依據理論所算出來的時間有相當的差異，當木星位置接近地球時計算的時間會早八分鐘，遠離地球位置時則慢八分鐘。這表示如果不是牛頓的定律是錯的，那一定還有一些我們不瞭解的事實隱藏其中。後來的研究發現，原來我們觀測到的木星是太陽光照射到它身上的反射到達我們眼睛的時間，就如同晚上觀星時其實可能看到幾百年前或幾千年前的星星的光。因此光應該是有速度的，後來有位科學家就設計一個實驗把光的速度測量出來，因而獲得諾貝爾獎。可見好的前提假設是相當重要的！

我再舉一個發現新行星的例子來證明正確的前提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家發現天王星運動軌跡與牛頓的運動定理所推算的結果不同，可能表示存在某些干擾因素，不然就是牛頓運動定理出錯了，當時就有二個科學家坐在書桌前，利用紙筆以數學計算出在天王星旁邊有一顆新的行星存在，才會影響到天王星的運行軌跡。隨後，天文學家眞的找到了新的行星。正確的前提或假設是正常科學非常重要的基本特質。

三、神通廣大的經濟人

接下來我們來看經濟學理論中如何看待人類，或專稱爲經濟人。很多經濟理論均假設經濟人的能力神通廣大。經濟人清楚知道自己的偏好、很會計算、很有毅力、說到做到、學習能力很強、也不會情緒化，就連自殺、酒駕與吸毒行爲，很多經濟學家也將其模型化並認爲自殺是理性行爲。

但仔細觀看不難發現自殺等行爲具備一項共同點：是會受短期且不會持續很久的情緒的巨大影響，這些受短暫劇烈情緒影響的衝動行爲，卻常常造成長久的甚至無法恢復的後果。總而言之，理性似乎是無法捕捉人類許多衝動性行爲的。

事實上，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所累積的大量證據顯示，理性行爲雖然可以描述一些人類行爲。但是，眞正的人（智人）通常都不知道自己的偏好爲何，計算能力有限、意志力有限、學習能力不強、常犯錯、有感情、易衝動，也不會

airiti

完全自私自利。通常他們的決策方法只不過是簡單的成本效益分析而已，甚至決策時喜歡走捷徑，根據傳統與權威來決定，例如擲筊、抽籤、算命等。所以經濟學到底是在分析人抑或是經濟人呢？不免發現經濟學其實比較是規範性而非描述性的學科。

如果人是神通廣大的，那就隱含制定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不需對人們施加任何的管制規範，例如不需要老人年金制度，不需要退休制度，不需要強迫保險等制度。如果人不是神通廣大的，那政策涵義就完全不同。

其實經濟學的假設有很多是相當違反人性的，而且愈來愈反人性化。其實我們可以做個簡單的實驗就可以驗證這樣的反人性假設，這項實驗稱爲「猜數遊戲」（guess the number）。遊戲規則是受實驗者從0到100間之中挑選一個整數寫下來後，再由實驗者將所有的正數加總後求取平均數，再將平均數乘以三分之二，然後得到一個目標值。受實驗者所猜的數值最靠近該數值者，即是贏家。如果我們用經濟學的標準賽局理論（game theory）模型解這樣的問題，我們會發現如果平均數是50，理性的聰明的經濟人應該會寫33（50乘以三分之二），如果大家都寫33，則理性的聰明的經濟人應該會往下猜22（33乘以三分之二）……如此下去，大家會發現最後的解的唯一標準答案應該是0。但是實驗出來的結果不是0，反而這個實驗最後算出來的平均值有時候是20附近。

這個實驗隱含三個思維層面，包括受實驗者能否清楚理解題目的意義，即使理解題目的眞正意義是否有辦法計算並推測出理性的聰明的經濟人的標準答案是0，即使知道猜0也只是假設每一個參與者都是理性的聰明的經濟人，沒有進一步考量別人眞的會猜多少的可能性，也就是其他人是否是理性的聰明的經濟人。

因此這個實驗證明人就是無法像經濟模型所描述的那麼會計算，但不幸的，經濟理論的發展卻愈來愈追求人的計算能力，愈來愈反人性化。

我們當場來看一段影片，請大家數數看影片中白隊傳球的次數。（此影片中有黑白二隊傳球，影片中段出現一支黑猩猩，要測驗受試者在專心數傳球次數的同時，是否會注意到黑猩猩的出現，但在場約會有一半的人幾乎都沒看到猩猩）。這是一個很有名的心理學實驗叫做「你看不見大猩猩」（The invis-

airiti

ible gorilla），[9]主要在說明人的注意力是相當有限的。

但經濟人的理論發展趨勢，在行爲經濟學漸趨流行之前，卻是愈來愈厲害，愈來愈神通廣大。

你說這樣經濟人神通廣大的經濟理論，奇怪不奇怪呢？

四、追求侷限性而非一般性（玩一種不可能的遊戲）

經濟模型的數學化也存在一些怪異的現象。我們不能否認數學是一個很有邏輯性、很棒的工具。

前文中我舉一個發現新行星的例子來證明數學是有用的工具。天文學家觀測發現牛頓的運動定理所推算的結果與天王星實際的運動軌跡有所不同，這可能表示存在另一個行星的引力干擾天王星的運動軌跡，否則牛頓運動定理就麻煩大了。當時有二個科學家在書桌前，計算出在天王星旁邊應該還存在另一顆行星。很多人覺得坐在書桌前用紙筆計算就可以推測出新行星，這實在太荒謬了！但事實是他們眞的算對了。這就告訴我們數學其實功能很強，所以不要先入爲主，以二分法來斷定它不是好的就是壞的，而是應該看數學工具是怎樣被應用的，用在哪些地方，再來論斷數學分析被使用得恰不恰當。

理論分析的一項重要性是有很強的普遍性，即同一模型可以有很廣的應用範圍，所以理論建構的一種標準思維方式，是要在最少的假設之下證明出同樣的結果。而不是要在夾縫中，計算出某種宛如走在刀鋒之上的適用範圍。

數學分析的好處之一，就是能澄清理論的適用範圍，是彰顯理論的一般性的好方法。一般的數學研究的目標，也是在彰顯一項數學定理或觀念的廣泛的適用範圍。

一個知名的例子，就是費馬的最後定理。費馬在他的數學筆記中寫下一項知名的猜測或定理。他寫道對於任何一個n大於3的方程式$x^n + y^n = z^n$，我們都無法找到任何一個x、y、z的整數組合，可以使該等式成立（請注意當n等於2時，則是著名的畢氏定理），這個定理彰顯了數學分析的一般性，注意對任何一個n大於3的方程式$x^n + y^n = z^n$時都不會成立。

---

9 此實驗可參考Chabris, C., & Simons, D.（2011）。

airiti

費馬說他知道怎麼證明這一定理，但書本裡沒有足夠的空間讓他把證明寫下。不知費馬所言是真是假，這證明對後來的數學家構成嚴酷的挑戰，歷經很長的時間才被成功地證明出來。

這裡我們要強調的不是這項證明的內容，而是要強調費馬最後定理的普遍性，即「對於任何一個n大於3的方程式$x^n + y^n = z^n$，都無法找到任何一個x、y、z的整數組合，可以使該等式成立」。

簡單地說，很多的數學證明都在證明理論成立的一般性。然而，大家看看很多經濟模型仰賴太多的數學證明，才能獲得一丁點的明確結果。這類模型的思維方式很奇怪，其論文的目的只在證明結果成立的極端侷限性。雖然，這樣的文章可以登上好期刊，但這並不表示這是好的研究。這種論文能被刊登的背後的原因，有時候很單純，只因爲採用相同分析方法且不是很有原創性的文章，常會送到有相同偏好的人的手中。物以類聚，互相提拔。

但是很多經濟學的文章，尤其是在總體的一般均衡理論的文章中，都在非常多的很強烈的假設下，也就是在夾縫中，才能推導出可清楚表示的結論。這是非常違反數學盡量尋求理論適用範圍的一般性的思維方式，這種盡力去追求侷限的趨勢是非常怪異的經濟理論的思維方式。

另外，經濟學有很多基本的且最重要的原理其實未必要用數學或未必要使用複雜的數學，就可以表達得很好了。只是現在經濟社群的整體運作的體制，愈來愈趨向不用數學或不用複雜數學，文章就愈來愈難被接受了。

Coase曾經講過一句話，「說不出笨的事，可以用唱的」，對經濟學而言，「說不出笨的事，可以用數學」。

五、模型愈複雜愈好

在Varian（1997）一篇介紹如何撰寫經濟論文的文章中，他提到設經濟模型的基本準則是KISS（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也就是模型的設計與分析愈簡單愈好，但是，事實上很多經濟學家的實際作爲，並非如此，而是與做的不是同一回事。Varian說，他曾經在一場研討會發表一篇文章，在他介紹他極簡單的模型之後，研討會中有一位經濟學家告訴他說，他在好幾年前也同樣做過此問題，而且做的比較有挑戰性，因爲他的模型複雜很多，言下之意，有

airiti

學問與計算高超很多。Varian回答他，其實我一開始的模型也是相當複雜，只是我一直把它簡化到無法再簡化，才會變成現在的模型。在許文龍（2010）《零與無窮大》的書中也曾批評這類學者說：「常常只要一句話，就可以說完的事，通常講了一大堆」。

經濟學中的經濟世界都是想像的世界，如隨機一般動態均衡模型一樣，Paul Ehrlich曾說：「經濟學家被訓練成世界是由魔法變出來的……」，在那麼多的假設之下，嘗試找到解釋眞實現象的方法，我覺得有點類似在尋找水晶球，刻劃水晶球裡的精靈，來解釋世界的經濟現象。但是我認爲論文是對世界的主張與看法，而不是在導一個模型然後對該模型做解釋，只強調模型的邏輯性卻忽略看法與主張。

六、經濟學家不懂實際經濟現象

身爲一位理論經濟學家很怕被問的一個問題：你對台灣經濟現狀或未來的看法如何。

身爲一位理論經濟學家，我很怕親朋好友問我眞實世界的經濟問題。我不是指經濟學的問題，這我相當擅長，我可以滔滔不絕地講上一整天；我指的是問我實際的經濟問題，如你對台灣經濟現狀或未來的看法如何，這一類的實際的經濟問題，我會無言以對，連講三分鐘我都很難擠出很多內容。

爲什麼我會害怕這一類型的經濟問題，原因很簡單，因爲我不懂。就是因爲我眞的不懂實際的經濟問題。

這很奇怪，爲何經濟學教授會不懂實際的經濟問題？難道他們只懂經濟學課本與論文中的問題，並且，除非同時經濟學課本與論文中所探討的問題，只是虛幻不實的假經濟問題，而不是發生於現實的經濟問題，除非經濟模型只是在描述虛幻的不眞實世界。否則擅長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還是可以透過能刻劃眞實世界的理論模型而間接了解眞實世界，就像醫生可以透過人體模型而了解人體的一些相關功能與運作方式，怎麼可能擅長理論的經濟學家會不懂經濟實務呢？

這眞是太奇怪的學科了！眞是令人嘆爲觀止了！

不幸的是，經濟模型的確常沉溺於虛幻不實的虛擬世界之中，而浸潤其中

airiti

的理論經濟學家的確也變成只會在虛幻世界中比劃比劃發發威風的武士罷了。

我們無法理解與接受，一位學電子的不懂電子，學醫學的不懂醫學或疾病，一位學會計的不懂會計……。經濟學的這種怪異現象，顯示經濟學的理論與經濟現實脫節。

不幸的是，事實的確是如此。這個現象很普遍，並且，隨著經濟理論愈來愈複雜的發展趨勢，可能愈來愈普遍。

一個同事告訴我，他個人自身的故事。在聚會見面時，他的親朋好友常問他：「基於研究專長，對台灣經濟狀況有什麼看法？」他常常或每一次都無言以對。後來，他太太有一次非常嚴肅與好奇地問他：「那你們經濟學家在中研院到底在做什麼？」他一直無法回答這麼簡單而直接的問題，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他頓悟了，想清楚了，終於他很高興且很有信心地找到他的理直氣壯的答案了。

他的答案是：「我在做數學。」

傳播學生鬥陣張時健（2003）所翻譯的一篇Peter Monaghan的文章〈談談所謂「理性的人」——異議經濟學家論爭立足之地〉（Taking On ‘Rational Man’—Dissident economists fight for a niche in the discipline），曾經提到：

> 早些年前，美國的主流經濟學也曾遭到攻擊，但無關其痛癢。1988年，美國經濟學會針對學士後經濟學教育召開委員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s Committee on Graduate Education in Economics）。當時大師齊聚一堂，也發現學門中有類似（前述）的問題。當時是專題討論小組成員的Mr. Leamer說，有人發現，「學生能夠解答許多繁複的數學難題，但他們卻無法解決1960年代中簡單的主要經濟問題。」該委員會的報告書在1991年時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的旗艦刊號上，「但隨之遭到忽視。」Leamer回憶道。
>
> 類似的情形發生在1998年，該學會針對期刊召開的委會員，由曾是學會會長的Thomas Schelling領軍，在一份報告中指控許多知名期刊講了太多的理論和數學，而太少涉獵經驗主義、政策與歷史。
>
> 那麼多一些「文學」筆法寫成的稿子、跨學科的稿子，以及政策導向

airiti

的稿子呢？該份報告指出，顯然並不受歡迎，而且大家都察覺，這些文章在日益萎縮。許多政治科學的主要期刊已承諾將以更開放的態度接納沒有數學式的文章，這是「重建」運動（“perestroika” movement）的成果。但心繫改革的經濟學家們，在這一學門中卻連一丁點類似的成果都沒有。

七、神祕消失於直角的完全互補與直線的完全替代之間的圖形[10]

在現代個體經濟學的書籍中，於討論商品之間的互補性與替代性問題時，一開始就會畫出兩個大家非常熟悉的無異曲線圖來表示兩種最極端的商品關係。一是以負斜率的直線無異曲線表示完全替代的商品關係，二是以直角轉彎的無異曲線來描述完全互補的商品關係。

似乎是每一位經濟學家都這樣教學生，也應該是每一本相關的經濟學教科書都這樣寫。

這樣的標準表達方式，在大學一年級經濟學原理的課程中，就會被灌輸進入未來經濟學家的腦袋中。假以時日，當這些未來的經濟學家成爲新一代的經濟學家後，也就再次複製這種教學方式。在課堂上、在教科書、在作業中、以及在各種不同性質的考卷上，藉由這多重的洗腦管道，再將這樣的概念灌輸給下一代的經濟學家。

我觀察到有些人不只把這些圖形灌輸給經濟系的學生，還非常熱心地灌輸給非經濟與商學的理工科學生。

但是，他們最好應該要停下來想一想，如果不能回答以下一些直接衍生的問題，最好考慮不要再到處畫這些圖形了，也最好不要再到處灌輸這些概念了。

首先，既然負斜率的直線無異曲線是完全替代且直角轉彎的無異曲線是完全互補，那直覺要求我們提問：獨立品的圖形要如何畫出呢？會是平行於水平軸的水平無異曲線或是平行於垂直軸的垂直無異曲線嗎？

---

10 對此題材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林忠正（2015a, 2015b, 2015c, 2015d）等文章的說明以及這些文章所引用的相關文獻。

airiti

答案是：這絕對是不對的。

因爲平行於水平軸的水平無異曲線表示水平軸所表示的商品數量完全無關緊要，並且平行於垂直軸的垂直無異曲線表示垂直軸所表示的商品數量完全無關緊要。這些商品既不是愈多愈好的人們想要的正常商品，英文稱爲goods，如乾淨的飲水與健康的食物與清潔的空氣等；同時，這些商品也不是愈少愈好的人們不想要的不正常商品，英文稱爲bads，如垃圾與噪音與汙水等令人厭惡的商品。

其次，既然完全替代是負斜率的直線無異曲線，那直覺要求我們提問：互補品圖形要如何畫出呢？不就應該要是正斜率的無異曲線嗎？

答案是：絕對不對的。這是大錯特錯的想法。

因爲正斜率的無異曲線表示兩種商品的數量同時增加之下，偏好程度或效用水準要維持固定不變，這表示其中一種商品必須是愈多愈好的人們想要的正常商品；同時，另一種商品必須是愈少愈好的人們不想要的不正常商品。因此，正斜率的無異曲線與互補品的圖示一點都連不上關係。

最後，既然負斜率的直線無異曲線是完全替代且直角轉彎的無異曲線是完全互補，那直覺要求我們提問：那介於中間的負斜率的無異曲線是否可以由無異曲線的變化幅度表現出其中非極端的商品之間的替代性與互補性呢？

答案是：不對的。無異曲線的變化幅度是與替代互補性無準確關係的概念。爲什麼？這問題還很難回答，因爲我們根本還沒有先定義什麼是替代品與互補品。

只是，你知道現代教科書中沒有人這樣說。

因爲在平面上的兩種商品的圖形正常情況下只會出現幾種情況：正斜率、負斜率、垂直線、水平線。其中，若負斜率的無異曲線可以用來表示替代品，而正斜率、垂直線、以及水平線的無異曲線，如前所述，都與替代互補性牽扯不上任何關係，那非完全互補的商品的互補性商品圖形，以及獨立品的圖形，都跑到或躲到哪裡去了呢？

這暗示我們說，如果現在個體經濟學所採用的圖示方式是正確的，那麼好像這個世界上，兩種商品之間的關係，若不是完全互補品，就一定是完全替代或非完全替代的替代品了。

airiti

你會相信這樣的理論嗎？

由以上的提問與答案來看，我們發現這問題還眞麻煩。這明顯地顯示，無異曲線或總效用的概念，好像與替代互補的概念，是非常不協調或不搭調的兩種不同世界的概念。

只是，果眞如此，反過來我們要質疑，流行的「負斜率的直線無異曲線是完全替代且直角轉彎的無異曲線是完全互補」的概念是對的嗎？

看起來，非常危險，推敲起來這一概念應該是錯誤的概念。

你看現代主流個體經濟學連替代品與互補品的圖都不能完整地畫出來，現有的支離破碎的圖形，背後又充滿奇奇怪怪的不協調性，你說現代個體經濟理論是不是非常怪異？

八、難以理解的現代經濟學的互補性定義

嘗試去問一些還沒有受過現代經濟理論洗禮或洗腦的人，問他會怎樣定義兩個商品之間的替代與互補性關係。一個最可能的常識性答案：一個商品增加會提高另一商品的價值。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一項商品的擁有數量增加會增加持有另一商品的邊際效用（與總效用）。邊際效用而不是總效用才是經濟行爲與分析的關鍵概念，這是因爲消費者的均衡條件是取決於邊際效用而不是總效用相等的條件。最重要的互補性（與替代性）定義，因此應該是一項商品的持有數量增加會提高所關注商品的邊際效用，此時數量增加的商品可稱爲所關注商品的互補品。同理，一項商品的持有數量增加會降低所關注商品的邊際效用，則數量增加的商品可稱爲所關注商品的替代品。類似地，一項商品的持有數量增加不會影響所關注商品的邊際效用，則數量增加的商品可稱爲所關注商品的獨立品。

事實上，回顧經濟思想的相關文獻記載，人類社會中早期的經濟學家在思考互補品與替代品的意義時，所提出的正式的學術上的互補性與替代性的數學公式定義，就是上述的一般人的直覺定義。此定義在經濟文獻中的記載是由Auspitz與Lieben率先提出，而知名的學者Edgeworth與Pareto也接受與採用此定義。因此對文獻熟悉的學者會稱之爲Auspitz-Lieben-Edgeworth-Pareto的互補性定義（在後續的論述中有時會以「ALEP互補性定義」的簡稱來表述），對文

airiti

獻比較不熟悉的學者可能會稱它爲Edgeworth-Pareto的互補性定義（簡稱「EP互補性定義」）。

但是，你知道且會相信嗎？現在主流的個體經濟學理論正式且嚴謹地強烈主張，你不可以那樣定義互補性與替代性。

爲什麼呢？

客氣地說，因爲上述一項商品持有數量增加提高所關注商品的邊際效用爲互補品的定義，與現代流行的序數總效用理論的核心精神不能相容。序數總效用理論主張效用數值只有總效用的相對大小次序有意義，總效用差值的相對大小都無意義。建立在交叉邊際效用變化率的互補性定義於是變成無意義的概念，不能在序數效用理論中加以應用。

不客氣地說，一些極端的序數效用主義者認爲「一項商品的持有數量增加會提高所關注商品的邊際效用爲互補品的定義」，是一種錯誤的經濟直覺、是一種錯誤的常識、是一種錯誤思維邏輯下的產物，是一種不科學的落伍的標誌，從而不能在現代充滿科學性的美好經濟理論中現身。

例如，Silberberg（1978）在其知名的數理經濟學教科書《經濟學的結構：數學分析》（*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s: A Mathematical Analysis*）中，就非常嚴厲地批評上述直覺的互補性定義：

> 「與此類似，經濟學家曾經以邊際效用來定義互補或替代品：兩個商品被稱爲互補，如果消費更多的其中一種商品會提高另一種商品的邊際效用；反之爲替代品。例如，有人認爲，一個人增加餅乾（pretzels）數量會提高啤酒的邊際效用，因此啤酒和餅乾是互補的。上面的代數結果說明了爲什麼這是一種邏輯謬誤的推理方式。（The algebra above shows why this reasoning is fallacious.）在此定義被考慮的條件是$\partial U_i/\partial x_j = U_{ij} = U_{ji}$。但如果$U_{ij} > 0$，譬如說，某一單調轉換使得$\partial V_i/\partial x_j = V_{ij} < 0$，所以其符號與$U_{ij}$的符號相反。這意味著於需求關係中，兩者被觀察到的是同一行爲。這個定義不能用來分類可觀察到的行爲，因此，是無用的。（Hence this definition is incapable of categorizing observable behavior and is thus useless.）」

airiti

特別注意，Silberberg（1978）所強調的兩句話：「上面的代數結果說明了爲什麼這是一種邏輯謬誤的推理方式」與「這個定義不能用來分類可觀察到的行爲，因此，是無用的。」這就是不符合其理論特性的常識概念就是錯誤概念的極端想法。有時候，我們或許應該更謙虛一些，要想想是否有時候會出現其實是違反常識的理論是錯誤理論的可能性。

你去翻閱當今的個體經濟學教科書，你找不到上述直覺的互補性定義。你可以找到「以*x*商品的價格提高對*y*商品的需求數量的增減來定義互補品與替代品」的概念，以及更精緻的或很虛幻的「以*x*商品的價格提高在所得受到補償下以維持在同樣的效用水準下，*y*商品的需求數量的增減來定義互補品與替代品」的概念。

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我是指對一般正常的人而言，而不是已深受經濟學洗禮或洗腦的人而言，要定義蘋果與橘子是替代品，或咖啡與牛奶是互補品，這種Samuelson（1974）所說的「每位小學生都知道的事」（What Every Schoolboy Knows）。爲何不能直接由該兩項商品的關係直接定義，而必須牽涉到商品的價格，甚至還要牽涉到「所得受到補償下以維持在同樣的效用水準下」不自然的概念來加以定義，難怪身爲序數效用主義大將的Samuelson（1974）曾自我諷刺地說：

> 如果我們想要描述這種新的程序（定義）給維根斯坦所教的奧地利學生，他們會驚訝地得知，這種屬於他們的後Pareto概念的論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經濟博士生可能流露出同樣的驚愕表情。「什麼？」他們會問，「想要去發現茶和檸檬是互補品，我必須追蹤在貨幣所得或其他一種或一些商品的『補償性』變化之下它們的價格或數量的變化？上帝保佑我的靈魂，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請問，這是爲什麼呢？」[11]
>
> 其實，如果你竊聽研究生教室或偷窺中級和高級經濟理論的書籍，你

[11] The same astonishment might be registered by most in-laws of economic Ph.D.'s. "What?" they will ask, "to discover that tea and lemon are complements must I accompany any change in their prices or quantities by a 'compensating' change in money income or in some other good or goods? Bless my soul, I'd never have suspected that. Pray, why?"

airiti

必定在學習爲什麼會採取如此的定義方式的原因時遭遇到一些困難。

如果你平常沒有如Samuelson一樣，會細心地關注經濟學研究生在談論些什麼，也不關心教科書中的基礎經濟概念合不合理，則你可能一直沒有清楚發覺現代經濟理論所採用的互補性定義的確是很怪異的。如果如此，不要訝異，我認識的經濟學者很少有人會注意到此怪異性，我自己以前也沒有清楚察覺此問題。

藉由上述的解說，突然間，你頓悟到這眞是太離譜了！突然發現自己這麼認眞地研究經濟學如此之久了，怎麼可能都沒有注意到這麼顯著而明確的事呢！怎麼都沒有老師、同學、同事、以及教科書提點我注意這麼重要的事情呢？

爲什麼教科書會這樣處理互補性問題呢？爲何Silberberg（1978）會大膽地提出這樣強勢的批評呢？爲什麼Samuelson（1974）會如此感慨呢？這到底是爲什麼？爲什麼這麼自然的、正常的、熟悉的習慣性概念竟然如此罪大惡極，爲何這些概念被標誌著落伍的、違反科學精神的標籤，爲何這些概念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中是無意義的概念呢？

好吧，先收拾起驚訝的心情，但要非常理智地，這怪異現象背後眞正的原因，可能是在經濟學的第一個關於效用函數的假設就出錯了。如果，一套理論在第一個假設就出問題，就能理解爲什麼會到處充滿奇奇怪怪的現象。[12]

九、邊際效用遞減原則是無意義與不科學的概念

你去翻閱當今一本非常重要的個體經濟學教科書——Varian（1996）的《中等個體經濟理論》（*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書中的索引部分，找找看能不能發現「邊際效用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這個用詞。

你可以找到「邊際替代率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

12 對此題材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林忠正（2015a, 2015b, 2015c, 2015d）等文章的說明，以及這些文章所引用的相關文獻。

airiti

tion）的術語，以及「技術替代率遞減」（diminishing technical rate of substitution）的用語，但在650頁的Varian（1996）書中，你不會找到任何一次「邊際效用遞減」的用詞。

如果你翻閱另一本研究所的知名個體經濟學教科書，Jehle and Reny（2011）的《高等個體經濟理論》（*Advanced Microeconomic Theory*），你可以在該書中找到「邊際效用遞減法則」（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的用語。但作者提到此用語的目的不是爲了介紹此概念以供後續的分析之用，而是用來說明爲何後續的分析不會使用它。也就是，不是正面性地推崇此概念，而爲了負面性地貶抑這個概念。他們說：

> ……「邊際效用遞減原理」被接受作爲一種心理「法則」，需求法則早期的論述是依賴於此法則。這些都是關於人類心智的內部運作非常可怕的強烈的假設。

「邊際效用遞減」的概念是如此正常與尋常的概念，蘋果或橘子一顆接著一顆繼續吃下去，很快地一顆接著一顆的邊際效用（邊際滿足）的相對大小會依次愈來愈低（甚至變成負的），這是非常尋常的日常經驗。也是古典經濟學家如Gossen、Jevons、Menger、Walars、以及Marshall等一直採用的重要經濟概念。例如，知名的古典的戈森定律（Gossen law），就主張，邊際效用隨著個人所持有的商品數量的增加而下降。

爲什麼Varian（1996）會這樣做？Jehle and Reny（2011）會這樣批評？這到底是爲什麼？爲什麼這麼自然的、正常的、熟悉的習慣性概念如此罪大惡極，爲何這些概念被標誌著落伍的、不科學精神的標籤，爲何這些概念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理論中是無意義的概念呢？

在現代理論中，連這麼正常的邊際效用遞減法則，都無法找到容身之地。我們不禁會懷疑，這套理論基本上是錯的。有時候覺得它是對的時候，可能只是運氣不錯，因爲剛好跟正確的理論出現相關性。[13]

---

13 想要對於邊際效用遞減原則是無意義與不科學的概念的原因，有更更深入的了解，請

airiti

十、為什麼我們還需要一個新的炫耀財的需求理論

什麼是價格的炫耀品，簡單的直覺就是價格愈高擁有該商品的效用或邊際效用愈高。然而，對於經濟效果的分析來說，重點只在此一商品價格愈高擁有它的邊際效用愈高，而不是總效用愈高。因爲如果商品價格提高只提高總效用而沒有提高邊際效用，則價格的提高將不會因炫耀性而影響消費者對此商品的購買量。這是因爲價格提高不會影響刻劃消費者均衡的最適化邊際條件（邊際好處等於邊際壞處），價格必須影響商品邊際效用大小才會直接對此商品的消費者購買行爲造成影響。有意義的炫耀品的定義從而應該是：價格提高因爲炫耀性而提高該商品的邊際效用。

但是，在現代標準的Slutsky-Hicks個體選擇理論能否允許我們採取，如此正常的「價格提高因爲炫耀性而提高該商品邊際效用的定義」呢？

答案是：絕對是，不可以的。

這是爲什麼呢？

簡單地說，就是總效用的二次微分項的正負關係，在序數總效用理論的分析架構下是無法維持恆定的，所以是無意義的概念。

在現代理論中，連這麼正常的炫耀品的概念都無法找到合適的棲身之所。[14]我們眞的會懷疑，甚至會肯定地得到這樣的結論：這套理論是錯的。

事實上，我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應該說我還可以用經濟模型的數學證明，明確地證明這套理論不只對邊際效用遞減法則、正常的替代互補定義、炫耀品不能提供合理的詮釋，連劣等品、季節性商品、外部性、公共財……也都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釋。

當你有機會了解這些事實之後，現代個體經濟理論怪不怪，已經不需要我再說些什麼了。

十一、陷入兩難困境的效用理論

「消費者在預算限制下極大化總效用的基本分析架構」一直是經濟學家分

參考林忠正（2015e）。

14 關於炫耀財的新理論更多的說明，請參考林忠正（2015f）。

airiti

析個體選擇行爲的基本分析典範。但很少人會認眞思索此分析架構中所謂的效用或效用函數到底所指爲何？效用在此描述消費者的滿足或幸福度，但滿足或幸福是一種感覺，感覺怎能用「效用數字」來加以刻劃呢？

我們可以在經濟思想史上找到三種主要的詮釋：古典的可衡量的效用概念、序數效用概念、以及基數效用概念。

首先，古典的效用理論是假設存在著一個標準的效用單位可作爲衡量單位，以測量另一事物或對象的比值（即其效用），所以是一種效用可衡量的理論，但存在著一個標準效用單位的想法備受爭議，因此古典效用理論被視爲是一種落伍的膚淺論述。

其次，序數效用理論主張消費者有能力對各種不同的商品組合進行偏好排序，此時效用數值只有大小次序有意義（兩個效用數值之間的差值與比率的大小都無意義），但卻不能容許常識性的邊際效用遞減原則與採用交叉邊際效用項的正負來定義互補品與替代品的正常概念的存在，一項理論竟然不能容許常識性的概念，或許對任何非此理論的盲目信仰者而言，這當然顯示此理論存在著基本的缺陷。序數效用理論必須排斥邊際效用遞減法則的特性，被批評是一種「截肢」（Bernardelli, 1934, 1938）或「把效用可衡量的骯髒洗澡水與邊際效用的眞實嬰兒一起倒掉」（Rothbard, 1956）的怪異理論。

最後，基數效用理論主張消費者不只有能力對不同的商品組合進行排序，同時，還有能力對不同的商品組合的移轉進行偏好排序，此時可以救回邊際效用遞減等常識性概念，但效用（只能進行正向線性轉換）卻又變成如公分等長度概念一樣是可以衡量的，這等於走回頭路又回到原先避之唯恐不及的充滿爭議的效用可衡量的老路，所以也是一種有明顯缺陷的效用理論。並且，Samuelson（1938）明確地指出在眞實人生中構成基數效用所需添加的假設出現的機率是「無限地不可能的」（infinitely improbable）。

一言以蔽之，經濟學發展至今沒有一項沒有明顯缺陷（更不用說完美）的效用理論。但是，更嚴重的問題，卻是，效用理論是個體選擇理論的基礎，而個體選擇理論是其他講究「個體基礎」的後續龐大經濟理論的基礎。

這三種效用理論都有明顯的缺陷，這可能隱含「消費者在預算限制下極大化總效用的分析典範」是一個具有嚴重缺陷的分析架構。

airiti

從以上關於序數與基數效用理論的簡單介紹與討論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現代兩種主要效用理論各有其嚴重的缺陷，而使現代經濟理論陷入兩難的困境之中，就如Bernardelli（1934）所說的「**此時經濟學到達了十字路口**（At this point economics reaches cross roads.）」。如Bernardelli（1952）所說的「但這……導致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兩難困境。」（But this …… leads to a very awkward dilemma.）。一是勉強地採取序數效用理論的觀點，此時效用具有只能排序大小的優點，而沒有像長度一樣是可以衡量的缺點，但必須放棄一些被廣泛接受的邊際效用遞減等觀念以及建構在其上的相關古典理論，這是一種主張「截肢」的怪異理論；二是無奈地採取基數效用理論的觀點，此時可以保留被廣泛接受的邊際效用遞減等觀念與對應的相關古典理論，但必須接受效用像長度一樣是可以衡量的非常強烈的概念，而走回古典效用理論效用可衡量的老路。這兩條理論的道路都是有很大缺失的理論大道。[15]

了解這些事情之後，你可能會認同現在的當務之急，應該還要繼續努力尋找新的合理的經濟學分析架構，而不是繼續在舊的不合理架構中，尋找可以擠出一點點新意的論文寫作。

十二、供需雙剪或「馬歇爾雙剪」

颱風快來了！菜價會怎樣呢？如果你隨機請教一位受過經濟學洗禮（或洗腦）的學生或經濟學教授，答案會很標準與一致的是：颱風快要來了，漲價預期心理，一方面會造成生產者惜售而使得市場供給曲線上移，另一方面會造成消費者搶購而使得市場需求曲線也上移，市場需求與供給兩曲線交點會因此往上移動，所以菜價會上揚。

如果你不相信，拿來考考你家裡學過經濟學的小孩或朋友看看，你就會知道答案大同小異。因爲，他們的思考方式都是同一座經濟理論工廠製造出廠的產品。

颱風快來了！菜價會怎樣呢？如果你隨機請教一位市井小民：「颱風快來了！你預期會對菜價造成怎樣的影響呢？」市井小民會回答說：「菜價會上漲

---

15 對於效用理論的簡史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林忠正（2015g, 2015h）等文章。

airiti

啊！這還需要問嗎？」

如果你進一步採取修辭學的策略問他：「那你是說菜價是市場供給與需求兩股力量所共同決定的嗎？」面對這樣充滿修辭技巧的問話方式，市井小民通常沒有選擇餘地只能回答：「是的。」

可是，如果你繼續問這位市井小民：「那你是說菜價是市場供給與市場需求兩曲線的交點所決定的嗎？」

這時候你可能會獲得兩種完全相反的答案。若這位市井小民受過經濟學的洗禮，即進過經濟理論工廠加工過，則他應該會欣然回答說：「是的。」同時，臉上顯露出如逢知音的喜悅表情。

若這位市井小民沒受過經濟學的洗腦，即沒有進過經濟理論的加工廠，則他會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可能會反問你說：「你是什麼意思？什麼是市場供給與需求兩曲線的交點？我沒有聽說過！我腦海裡沒有這種東西！」然後心裡暗暗地想著：「這個人腦袋有問題嗎？」

若這位市井小民有相當的思考力，可能會說：「我知道『市場價格就是由供需雙方的力量拉鋸所決定的，造成商品需求增加的力量（有利於供給者）會促使價格上漲，造成商品供給增加的力量（有利於需求者）則會促成價格下降』的常識，所以我知道菜價會因預期颱風來襲而怎麼變化，但我腦海裡沒有市場供給與需求兩曲線以及它們的交點那種東西！」然後心裡暗暗地想著：「這個人腦袋好奇怪喔！是哪裡製造（洗腦）出來的？」

由此可看出，有沒有讀過經濟學的人，或有沒有被送進經濟學工廠加以加工過的腦袋，對於一個相同的問題，會有非常不同的思維方式。學過說話的鸚鵡，表現得畢竟超乎常人，不得不令人側目相看。

其實，如果你問一位經濟學家說：「經濟學最重要的分析工具是什麼？」

我想一般經濟學家都會回答說：「馬歇爾交叉（雙剪）」（Marshall Cross）。也就是說，交易價格是由市場需求曲線與市場供給曲線交點所決定的「供需交叉（雙剪）」。

很多經濟學家打從心底接受交易價格是由市場需求與供給兩曲線交點所決定的概念，就像現代人們接受地心引力、地球是圓的或地球繞著太陽公轉等天文物理學概念一樣，自自然然，毫不懷疑。經濟學家應用供需雙剪的分析工

airiti

具，也好像是出自「動物本能」自自然然，毫不猶豫，純熟無比。即使有些經濟學家偶爾會批評一下這理論怪怪的，但總是說一套做一套，還是自自然然地如影隨形地本能地使用此分析工具，尤其以總體經濟學家所謂的「一般均衡理論」（在幾個市場中同時以這些市場的需求與供給兩曲線交點來決定其相對價格的理論）爲甚。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它的重要影響力。

但是究竟「**供需雙剪**」是一項能描繪與反映實際經濟市場運作情境的模型，所以可能是一項建立在紮實的事實證據上的科學理論呢？還是它只是一項建立在信仰基礎上屬於神祕主義的「玄學」呢？如果它只是一種充滿神祕色彩的信仰，那麼使用大量精緻且複雜的數學分析，也只能說它是一種空有科學的表象（可以用數學邏輯語言加以表述與分析），但實質上卻只是一種反科學精神的神祕信仰罷了！從而建立在這項分析工具上的一大堆、一大堆理論模型，不就變成蓋在流沙上的壯麗的數學城堡了！或是懸浮飄盪在空中的華麗的數學閣樓罷了！

若眞如此，那麼經濟學家爲何對「供需雙剪」模型這麼情有獨鍾？[16]爲什麼「供需雙剪」模型對經濟學家具有如此致命的吸引力呢？不先問或證明成交價格是否眞的客觀上會出現在市場供給與需求曲線交點上，卻反過來主觀上先強勢地直接假設市場供給與需求曲線的交點會決定了交易價格的高低，這是否是一種本末倒置的思維方式呢？

以這樣的方式來談常常讓一般人感到仰之彌高的高度數學化的經濟學，聽起來眞的有點嚇人，有點駭人聽聞，有點危言聳聽，有點令人不寒而慄，有點語不驚人死不休！眞的，有必要以這種令經濟學家難堪的角度與態度來思考此問題嗎？

我們這裡所關切的核心問題是：價格眞的是供給需求曲線所決定的嗎？也就是，市場參與者都是價格接受者，價格不是人決定的嗎？

首先，有些經濟學家會直接坦白誠實地承認說：「假設。這就是一項假設。它什麼都不是，就僅僅只是一項假設。」（令人驚訝的是，很多後續的華

16 關於「供需雙剪」更深入的說明，請參考林忠正（2014d）。

airiti

麗的數學研究與政策建議都是建立在這項假設上。）例如1987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Solow（2001），在回應由法國學生所發動的經濟學應進行改革運動的文章中（以後我們會介紹這篇文章），[17]提到：「我認爲新古典理論是立基於一組特定的假設。最重要的往往是……價格和工資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以使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迅速達到均衡，以至於大部分的觀察都記錄在這個平衡點附近；大部分市場幾乎都是完全競爭的」。簡單地說，在充滿修辭學的技巧下Solow還是得坦誠地說：這只是一項「假設」。

你如果進一步問「爲什麼要做這項假設」？首先，最可能的理由是，大家都這樣做，這是我們經濟學家的傳統，這是我們經濟學家的文化。換句話說，經濟學家以「訴諸群衆」的理由來做辯護，雖然這理由犯了邏輯學上最基本的「訴諸群衆的謬誤」（the fallacy of appeal to popularity or majority），這是一項科學的與邏輯學上的禁忌。其次，也常常被採用的理由是，歐美大牌的學者都這樣做，反正我們只是他們的跟隨者，何況我們的文章要看他們掌握的國際期刊要不要刊登，他們可是我們的衣食父母，阿諛奉承都來不及了，哪敢批評。也就是說，經濟學家以「訴諸權威」的理由來做辯護，雖然這理由犯了邏輯學上最基本的「訴諸權威的謬誤」（the fallacy of appeal to authority），這也是一項科學的與邏輯學上的禁忌。第三個非常常見的理由是：好用或方便。然後以「假設不切實際沒有關係只要模型的解釋與預測能力不錯就好了」的觀點來做進一步的辯護理由。採取這種「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會捉老鼠就是好貓」的辯護理由，這種使得經濟科學的本質與占星術沒有兩樣的理由，竟然大剌剌地不斷地出現在經濟學家的口中與筆下。這眞的令人無言以對！夫復何言！另外還有很多辯護的理由，以後有機會再說。但有一項理由，一項比較無奈且比較能引起同情的理由是：沒有替代理論，經濟學家的能耐就只是這樣，這是現在最好用的模型。

最簡單地說，反正我們新古典的經濟學家很多人就是這樣做，反正我們大家都這樣做，這是我們行業中的標準「做研究」的方法。何況這是我們的學術自由，你何必那麼多管閒事嘛！反正門外漢的其他科學領域的學者、一般繳交

17 關於Solow回應經濟學生運動的詳細介紹，請參考林忠正（2014e）。

airiti

學費的學生與家長、以及一般納稅養經濟學家的社會大衆，又無法知道我們新古典的經濟學家是怎樣在「做研究」的嘛！

你慢慢會了解到，在這個層面上，「經濟學眞是一門怪異的學科」！

十三、新古典經濟學家教你怎樣買蘋果與橘子

接著，就讓我們看看新古典經濟學家教你應該怎樣去購買蘋果與橘子，或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描述你是怎樣購買蘋果與橘子的標準理論。

你（身上）有若干元（如M元），來到一家水果行，蘋果一公斤若干元（如p元），橘子一公斤若干元（如q元）。告訴我，你會以怎樣的思維方式來決定要買幾公斤蘋果與幾公斤橘子呢？或進一步，以經濟學非常常用的分析工具——需求曲線——來說，你對蘋果與橘子的需求曲線會長什麼樣子呢？蘋果（或橘子）需求曲線的意義是指在其他條件（如所得、偏好與其他商品的價格）不變下於各種不同的蘋果（或橘子）的價格下你會買多少數量的蘋果（或橘子）的意思。以圖形來說，蘋果（或橘子）需求曲線是指被畫在以蘋果（或橘子）數量爲橫軸且以蘋果（或橘子）的價格爲縱軸的平面上，用來刻畫消費者在各種不同價格下會買多少數量蘋果（或橘子）的一條線。

如果你學過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即你的腦袋進過西洋經濟學大師所創建的經濟學思想加工廠加工過。具體而言，若你渡海讀過英美等西方國家大學的幾乎任何一個經濟學系或研究所，或若你讀過現今西方學者所寫的幾乎任何一本經濟學原理或個體經濟學的原文教科書，或你讀過台灣經濟學家模仿西方經濟學者所撰寫任何一本初級或中級經濟學教科書，或你上過台灣幾乎任何的經濟學的初級或中級課程，則幾乎百分之一百或千篇一律地，雖然你內心深處的純眞知覺可能會覺得怪怪的，但是你通常會在以理智控制自己的純眞潛意識之下，以違反你純眞自然的意識的方式，刻意地依照主流經濟學教導你的標準作業流程，清楚地知道尋找正確答案的標準作業程序，要分成三個步驟：找出或畫出你的爲數衆多的無異曲線（線上的每一點所表示的蘋果與橘子數量組合會帶給你相同的滿足水準的曲線）；找出或畫出你的預算限制線；然後找出你的預算可達到的（即買得起的）且能帶給你最高效用的一條無異曲線（在蘋果與橘子的數量對你來說都是越多越好且數量是可連續微小細分等假設下），通常

airiti

這條帶給你最高效用的線就是那一條與你的預算線相切的無異曲線，此時此切點所對應的蘋果與橘子的數量，就是你應該購買的最佳數量組合。

這樣的無異曲線配合預算限制線的圖形是被畫在一個以橫軸上的刻度代表蘋果的數量，縱軸上的刻度代表橘子的數量，並且以兩者的數量都是零的原點爲基準點的兩度空間（或二維空間）的平面座標系中。接著，這三項標準作業程序可較詳細地說明如下：

第一步驟，怎樣畫出你的無異曲線呢？這項任務是相當麻煩的工作。首先，無異曲線的意義是該線上的每一點所表示的蘋果與橘子數量組合會帶給消費者相同的滿足水準。一種畫出無異曲線的方法是，我們可以以平面上的任何一點作爲基準點，然後（理想上或原則上）你將平面上所有點（其實是有無窮多個點）拿來與這一個任意的基準點相比較，兩個接著兩個（一次接著一次）地進行比較。將和基準點比起來一樣好（相同偏好）的所有點都歸爲同一群，再將和基準點比起來更好（偏好較強）的所有的點都歸爲同一群，又將和基準點比起來更不好（偏好較弱）的所有的點都歸爲另一群。這時候在一些（對你來說蘋果與橘子都是數量越多越好等）假設下，那一些和基準點比起來一樣好（相同偏好）的所有的點剛好會在平面上呈現爲一條負斜率的無異曲線。在經過這辛苦的過程後，你終於可以找到自己的第一條無異曲線了；但是這辛苦的工作才開始而已，接著你要開始在另外兩群的商品組合中再找出一個基準點，再將上述的勞苦工作重新做一次，藉此你可以找出第二條無異曲線。接著，應用同樣的方法你必須去找出你的第3、4、5、6、7……100……1000……10000000……無異曲線。在經歷這般千辛萬苦的過程後，你終於找到你所有的無異曲線了。

幽默一點來說，這讓我想起李商隱的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關於畫無異曲線這一回事，恐怕到了絲盡蠶死且淚乾蠟炬成灰的地步，你也畫不盡你自己的無異曲線；恐怕即使物換星移地老天荒，你還是僅能像精衛塡海一樣只是徒勞無功罷了。

第二步驟，怎樣畫出你的預算限制線呢？這項任務（在只有兩種商品的非常單純的情況下）則是相當簡單輕鬆的工作。首先，看看若將你全部的錢（預算）用來買蘋果最多可以買幾公斤，簡單的數學告訴我們可以買M/p公斤，然

airiti

後我們可以將這個數據畫在表示蘋果數量的橫軸上的相應刻度上。其次，再看看若將你全部的錢拿來買橘子最多可以買幾公斤，簡單的數學告訴我們可以買M/q公斤，然後我們可以將這個數據畫在表示橘子數量的縱軸上對應的刻度上。最後，畫一條直線連接上述橫軸與縱軸上的兩點，這一條直線就是你的預算限制線。預算限制線的斜率表示這兩種水果的相對價格或兩種水果客觀替換比率，預算限制線與垂直與水平的兩軸所構成的空間之內的所有點表示兩種水果的組合是你的預算買得起的，此空間外的所有點是你買不起的，而預算線上的每一點則正好表示用盡你全部金錢（預算）所能購買的兩種水果的最大組合。（在有多種商品的情況下，要找出多維空間的「預算限制線」，其實也是非常困難的事。）

第三步驟，怎樣找到一條與預算線相遇的效用最高的無異曲線（或與之相切的無異曲線）呢？這個步驟比較簡單，就直接由你的預算所達到的（即買得起的）的無異曲線中找出能帶給你最高效用的一條無異曲線，通常帶給你最高效用的無異曲線就是那一條與你的預算線相切的無異曲線，此時此切點所對應的蘋果與橘子的數量，就是你應該購買的數量組合。

由於，這兩種水果的相對價格表示兩種水果的客觀替換比率，無異曲線的斜率表示對你來說這兩種水果你主觀上願意互換的交換比率。最佳選擇會出現在兩種交換比率相同的情況上，因爲若主觀與客觀交換比率不同時，透過調整購買組合就可以提高你的效用。[18]

上述無異曲線配合預算限制線的分析法，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標準消費者選擇理論，現代經濟學就是以此個人選擇理論爲基礎所發展出來的龐大理論體系。但是這項理論根基是一項牢靠的根基嗎？如果眞的不牢靠，如果現代理論的根基眞的出了大問題，那會發生甚麼事呢？後續發展出的那麼龐大的汗牛充棟的理論體系究竟要怎麼辦呢？有時候，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且太嚇人了！我眞的不敢再想下去！

但是，我們還是先別想太多，只要先單純地想想看你身爲一位消費者，你是怎麼做決策的呢？

---

18 對於此題材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林忠正（2014f）。

airiti

身爲一位消費者，你會應用這樣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來購買蘋果與橘子嗎？不用說，當然不會！而且是，絕對不會。這樣的決策程序是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除非決策完全不需要成本，你才可能這樣做。但決策實際上是很費力氣、很傷精神與很花時間的。

事實上，如果你沒有學過正統的新古典經濟學，也就是你的腦袋沒有進過西洋經濟學大師所創建的經濟學思想加工廠加工過，或你沒有上過任何經濟學的課程，或你沒有讀過台灣經濟學家模仿西方經濟學者所撰寫任何一本關於經濟學教科書，則徹頭徹尾這種對尋常人來說奇奇怪怪的決策方式根本不會進入你的腦袋中。也就是，你眞的會以上述的標準作業流程做決策，並且剛好能尋找出由經濟理論的觀點來看是正確的標準答案（消費組合）嗎？答案是：「當然不會。」這種無異曲線分析法只是經濟學家製造出來的非常特殊的分析工具或非常特殊的看世界的方法罷了。只有思想中毒很深的經濟學家與單純的經濟學學生有時才會嘗試如此做；問題是，更糟糕的是，即使你眞的誠心誠意地想要照本宣科依樣畫葫蘆的照著理論所教的那樣做，遺憾的是你還眞的做不來呢！

在有些時候有些人可能在有意或無意間會出現嘴上說的與潛意識裡想的不一致的「口是心非」或「口非心是」的情況，即在口頭上說的或主觀認知上是一套，但實際上（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無意地）做的卻是另一套；也就是實際上這樣做決策但口頭上卻說出另一種詮釋。但在這裡，這個準則不管用。身爲一位消費者我們問問我們自己就會知道：我們不是這樣做決策的，也沒有能力這樣做，除非我們被經濟學家洗腦洗得太厲害了，而活在似是而非的幻想世界之中！換句話說，很多使用這套分析方法的經濟學家與經濟系學生都是理論上講的是一套，而實際上自己所做的又是另一套。你想想看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文化，是不是眞的是一種非常虛僞的學術文化？

捌、你會走哪一條路

我想你已經不會懷疑，我們還可以繼續舉出很多經濟學怪異的地方，但是因爲演講時間與文章篇幅的限制，不再允許我舉更多的例子。

airiti

事實上，在講述了一些經濟學怪異的特性之後，我們應該接著講述兩個重要層面的問題。首先，爲什麼經濟學會如此奇怪；其次，那應該要怎麼辦，也就是要如何克服或解決經濟學的這些怪異現象。

換句話說，我們應該要進入我在此演講或此文中，一開頭時所提到的研究經濟學的第四個階段與第五個階段的論述。

第四階段，就是開始探索與深思現代經濟學家眞正在做什麼？現代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到底是什麼？經濟學家所抱持的科學方法與科學哲學（研究科學方法的一門學問）的態度究竟爲何？第五階段，就是拋棄現有怪異的經濟學分析典範，嘗試爲自己或許也爲經濟學建立一套新的分析架構來取代它。

這已經超出我們今天的演講題目所設定的範圍：**〈經濟學一門怪異的學科：一位旁觀者的批評與參與者的反省〉**。

並且，這顯然都是非常重要而複雜的問題，演講時間與文章篇幅的限制，都不再允許我進一步說明。我們最好在另一些演講場次，以及另一些文章中再加以說明。

我想說，現代主流的個體理論與建構在其上的龐大理論，眞是罄竹難書的怪異現象，指向一個很有可能的問題癥結，現代預算限制下極大化總效用的分析架構是一個非常不理想的分析架構，嚴謹地說，是一種錯誤的分析架構。它的癥結應該是它的第一個假設就出了問題，以至於後來的經濟學家怎麼努力想建構出一套合理的經濟理論都無能爲力。

答案，很清楚。我們需要一套從第一個假設開始，就不一樣的新經濟理論。

這想法聽起來，眞的很瘋狂。但只要你願意虛心思考，現代經濟理論眞的怪異得很瘋狂。

Bernardelli（1952）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所發行的知名經濟學期刊《經濟學刊》（*Economica*）中，刊登了一篇標題爲〈古典邊際效用理論的復興〉（A Rehabilitation of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Marginal Utility）的文章的結論時，有感而發地沉痛地呼籲經濟學家：

這是責無旁貸的事，所有那些正忙著編織經濟理論的新衣服的人，應

airiti

該將他們自己創作的引人入勝的新奇工具放在一旁，並停下來想一想或反省反省，他們眞正正在做什麼事。事實上，所有作者一直硬將經濟學的問題強迫性地塞入偏好尺度和邊際替代率的緊身衣中，特別是那些似乎最近因爲被啓發而接受這樣的尺度的作者們，都應特此鄭重合法地暫停他們的勞動，直到他們有義務能夠圓滿地回答以下的問題：爲什麼任何人都應該被限制去遵守唯有無異曲線的斜率的性質才應該被使用來公式化經濟學法則的幻象的規則（其中似乎沒有什麼權威可言）？……

因此，我想說，在我們眼前有兩條不同的道路可以走。

一條是惠特曼（Walt Whitman 1990）在《大路之歌》（*Song of the Open Road*）詩中，所標舉的道路：

我走上你們的路，四處觀望，
我相信在這裡並不是你們的全部，
我相信在這裡仍然有許多遺珠。

另一條是愛默生（Emerson, R. W.），所建議的道路：

不要沿著既有的道路前行，
要另闢蹊徑，
並留下足跡。

Robert Frost（1921）的知名詩集*Mountain Interval*中一首非常知名的詩〈未擇之路〉（The Road not Taken），告訴我們：

一條路在鬱黃的林子裡分岔
我是塵世中的過客，遺憾的只此一身，無法兩條路都走
我佇立良久，目光盡可能往前看……
於是，我選擇了另一條……行人稀少

airiti

……

與第二路一樣，就此路而言，都需要人去走

……

此後的某時某刻，我會一聲聲的嘆息來訴說這番經歷：

以前有一座森林，裡面有兩條路，我阿——

我走得竟然是一條寂然荒涼的小路，

這個選擇已經把過去一切，全然改觀。

我呢，已經選擇了愛默生所建議的道路。那你呢？

最後，讓我們比較俗氣一些，重新讀讀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59）以法國大革命作爲時代背景所寫的小說《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開頭常被引用的一段話：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篤信的時代，也是疑慮的時代；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什麼都有，也什麼都沒有……

這眞是經濟學最黑暗的時代，也將是經濟學最光明的時代。充滿怪異現象的現代經濟學，也鋪下了充滿希望與令人興奮的新理論的建構旅程。

airiti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林忠正，2012a，「爲什麼您不補習很難？專業化與市場化的補習勞務」，中央研究院經濟所學術研討論文。

林忠正，2012b，「市場經濟與政府角色之檢討」，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編，**臺灣國家經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新北市：財團法人群策會），頁206-222。

林忠正，「您不懂或沒讀通經濟學？」，**民報**，2014/06/06。

林忠正，「法國經濟學的學生運動」，**民報**，2014/07/26。

林忠正，「與學生站在同一陣線的法國經濟學教授的聲援」，**民報**，2014/08/18。

林忠正，「價格的決定—供需雙剪的故事」，**民報**，2014/09/03。

林忠正，「什麼是眞正的蘋果橘子經濟學？淺談新古典經濟學的消費者選擇理論」，**民報**，2014/12/24。

林忠正，2014，「Solow的回應」，未發表短文。

林忠正，2015a，「序數效用革命的頭號戰犯：序數主義者眼中邏輯謬誤的常識性邊際效用互補性定義」，論文初稿。

林忠正，2015b，「爲什麼我們需要一個新的互補性理論：無能的Hicks-Allen的互補性定義」，論文初稿。

林忠正，2015c，「回到被序數主義者驅離的互補性「應許之地」：在Hicks-Allen序數革命81年後的再度探索」，論文初稿。

林忠正，2015d，「神祕消失於直角的完全互補與直線的完全替代之間的圖形：跨界的得與失序數邊際效用分析法的互補品與替代品圖解」，論文初稿。

林忠正，2015e，「邊際效用遞減法則在序數與基數效用理論中的角色：難覓合適棲身之地的邊際效用遞減法則」，論文初稿。

林忠正，2015f，「跨界序數邊際效用分析法的炫耀財需求理論」，論文初

airiti

稿。

林忠正，2015g，「序數與基數效用理論簡史I：爲何陷入兩難困境的效用理論必須重建？」，論文初稿。

林忠正，2015h，「序數與基數效用理論簡史II：爲何陷入兩難困境的效用理論必須重建？」，論文初稿。

吳惠林，2000，**飛越黑板的經濟學**，（翰蘆）。

許文龍，2010，**零與無限大：許文龍幸福學**，（早安財經）。

張時健，2003，「異議經濟學家論爭立足之地」，**當代月刊**，3月，頁4-13。

Richard H. Thaler著，高翠霜譯，2009，**贏家的詛咒：不理性的行為，如何影響決策？**，（台灣：經濟新潮社）。

Drucker, Peter著，廖月娟譯，1996，**旁觀者：管理大師杜拉克回憶錄**，（台灣：聯經出版公司）。

Feynman, Richard P著，王碧、尹萍譯，2005，**你管別人怎麼想—科學奇才費曼博士**，（台灣：天下文化）。

英文書目

Bernardelli, H. 1934. “Notes on the Determinateness of the Utility Function: II,”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2, pp. 69~75.

Bernardelli, H. 1938. “The End of the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Economica*, vol. 5, no. 18(May), pp. 192~212.

Bernardelli, H. 1952. “A Rehabilitation of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Marginal Utility,” *Economica*, vol. 19, no. 75(August), pp. 254~268.

Camerer, C. 1999. “Behavioral Economics: Reunifying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96, no. 19, pp. 10575~10577.

Chabris, C., & Simons, D. 2011. *The Invisible Gorilla: and Other Ways Our Intuitions Deceive Us* (Broadway Books).

Dickens, C. 1859. *A Tale of Two Cities* (Chapman and Hall).

airiti

Frost, R. 1921. The Road not Taken. *Mountain Interval* (H. Holt).

Friedman, M. 1953.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vol. 3 no. 3.

Fullbrook, E. 2003. "Introducti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 *The Crisis in Economics: 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 the First 600 days*, vol. 22, pp. 1~9.

Jehle, G. A., & Reny, P. J. 2011. *Advanced Microeconomic Theory* (Pearson Education India).

Keen, S. 2001. *Debunking Economics: The Naked Emper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Zed Books).

McKenzie, R. B., & Tullock, G. 1978. *The New world of Economics: Explorations into the Human Experience* (RD Irwin).

Rothbard, M. 1956.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Utility and Welfare Economics, in Mary Sennholz ed. (Princeton, N.J: D. Van Nostrand).

Samuelson, P.A. 1938. "The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of Ordered Classifications and the Concept of Uti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 pp. 65~70.

Samuelson, P. A. 1974. "Complementarity: An Essay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Hicks-Allen Revolution in Demand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12, no. 4, pp. 1255~1289.

Silberberg, E. 1978. *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s: A Mathematical Analysis* (McGraw-Hill).

Simon, H. A. 1997. "The Failure of Armchair Economics,"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vol. 3.

Solow, R. 2001. "L'économie entre empirisme et mathématisation," *Le Monde*, vol. 3.

Varian. R. Hal, 1996.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A Modern Approach* (W&W Norton).

Varian, H. R. 1997. "How to Build an Economic Model in Your Spare Time," *The American Economist*, pp.3~10.

Whitman, W. 1990. *Song of the Open Road* (Limited Editions Club).